

牛 骨 集

陶 晶 孫 著

令 狐 原 畫

太 平 書 局

1 9 4 4

牛 骨 集

「棄之可惜，存之可羞」，像這一類的東西，古人名之曰鷄肋……

這是郁達夫鷄肋集之題辭，他自題爲鷄肋集，可是內容並不是鷄肋。

十年以來，我全不寫文字了，近來有某友來問我要過稿子，從前同人某君也爲他的文藝雜誌來要過稿子，我就寫過幾段小東西。從此以後，這邊寫一段，那邊寫一段，本來不預備寫什麼的我，結果有多少雜文了。最近書肆問我要一本小冊子，把所有的雜文都掃出來交給他，只怕他印好之後給他蝕本。

現在，我不得不想出一個題目來命名他，最初想到的就是鷄肋兩個字，想到達夫的鷄肋集，把他找出來再讀一遍，當然不可掠他的美了，再忽想着烹齋犬舍之中，一根牛骨，毫無可舐，愈看愈恨，因此提筆誌三個字，叫牛骨集，字雖「不通」，好得不是我素來不贊成用的老句子。



目 次

補白：烹齋雜記二十七節

楓林橋日記.....	1
養石居日記.....	8
聖誕前後.....	12
小粉橋日記.....	26
隨園坊日記.....	32
百花譜.....	39
萬華鏡.....	45
文化批評.....	55
空白時代.....	58
文化和文藝.....	60
通俗和消遣.....	62
關於識字.....	63
鴛鴦蝴蝶派文學.....	66
戀愛與結婚.....	68

-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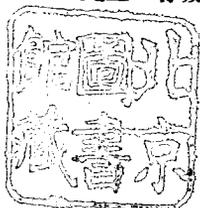
138029

文言與白話	69
文人和娼優	72
畸形和文人	74
急忙談三句曼殊	77
魯迅的偉大	84
魯迅墓前	94
日本文學之什	99
中國文學病理學	128
學醫的幾個文人	132
晶孫自傳	137
記創造社	146
創造社還有幾個人	158
創造三年	170
抱歉日記	180

楓林橋日記

(一)

早晨七時，聽見起床鐘，在床中轉動一下，跳起，穿衣服。這種宿舍沒有洗面間，取出一小管的用剃牙膏，用剪刀剪開，把內容拆出，今天用光後，再沒有牙膏用了，坐下來寫一封信給廣州羅宗洛，他叫我去做教授，現在決定不去了，往往有進步希望之處不能去努力，可是以為有希望而去時却不久要敗退。寫信後去吃早飯，稀飯太稀，不足以工作到十二時，食後至後架，冷又髒，沒有辦法，各事畢，到教室，處理雜事，寫一二信件，助理者為翁耀，常不在。去上課，向學生介紹研究室工作為什麼，介紹研究工作何故會提高學校之地位。一二學生似乎聽得還熱心。走出校門，拉慣我的一個黃包車夫已在，也很客氣，此時我全靠東南醫學院每週三小時薪水二十四元生活，此刻要把他附記着。十一時到楓林橋，在此地，我得一研究室，有暖房，雖無薪水，從此我可以開始工作的。到十二時



出外，到小飯店去吃飯，工人滿堂，見我舉眉注意，我從容坐下，排骨青菜下飯，再定鹹肉二片，待了好久，送來之肉有臭味，且有豬毛，吃罷下樓，付四百二十文飯錢，買紅錫包香煙，點火慢行，開始散步，步向福履理路西行，向西不久，見巨福路，從此向北，路美可愛，有滬江療養院，西名 Shanghai Nursing Home，不知其爲什麼，北走見Masoic Temple，左折進路 D'Arco，在此地生活者似乎很舒服，左折 Rue Alda，再出爲 Kanfmann 路，左右有德人家，田園式房子很有趣，看達夫講的 von Saar 的小說，我的散步雖同他一樣，可是沒有舊友也沒有羅曼之史，步乃又出福履理路，彎出到徐家匯路，路已盡，人已在研究門前。如此再進自室，工作再開，四時許，少年送來紅茶一杯，因此即點一枝香煙。偶然見一張舊報紙，弄直皺紋而讀，原是英國翰林院會員之隨想，說：

余之讀書室俯瞰校中寂靜之庭園，日晷一座，崎園中記子午之推移，長夏烈日之下，水管盤旋草際放水如細雨然，布花草之間，夕陽西下，講堂誦讀之聲，與風琴之音樂相和諧於和平之空氣間，若有以昭告吾等曰人類之所貴曰真善與不滅，此三者雖終身求之而不能盡焉，世界之內

當囂塵上，日以富貴榮華相角逐，苟有志於求寂靜之真理者，舍一時變遷而求與天地久長之規者，舍此地外有何求乎，余一人得置身其間，從容以度此歲月，此余之所最不忘者也。

看此文很好，取出筆墨抄在廢紙角上，貼在書櫥之上。

五時許，將暗，徐步出研究所，想想我之很久未得的和平生活，想想人們之角逐勢利社會，且想年青戀愛時代雖已過了，但是科學研究之途不盡，身雖置於小職，但其工作未必，將來三十元之收入者，功績爲超三百元之架子。想到此，天暗了，呼黃包車，從打浦橋坐人力車，到醫學院，時已六時，人均在飯廳了，進去吃飯，帽子放在櫈上，飯吃完立起，茶房交我二封信，一爲吾妻所來，一爲某女士來。將出飯廳，「某先生，帽子」，卽拿帽子帶頭上，嘻嘻笑由某小姐等一桌起，回聲向她們說，「誰在笑我，大小姐出關時還要哭吧」，說了卽走。走到衛生學教室，看某女士信中說無錫衛生區被當時叫義勇軍者圍攻，她不能與新主任合，意不欲留那邊了，寫信去叫她可來上海做別的事體。回室生火爐，見地板上太不像樣子了，蔣學士的煙灰及其他，太不潔了，明天要勵行清潔法。

(二)

原來我來到上海之前，我的實驗衛生模範區關門了，不，衛生區沒有關門，我辭職了。

在我沒有辭職之前，有兩個漂亮人再三去看院長，大概他們的供言對我不利，而我自己不去宣傳敷衍，院長對我印象不好，因此到七月不見聘書。我當然不去再三懇求領訓。我去之後，院長却請一中西醫，再不久就關門的。去活動的人，知道經費太少，當然也不來掠美了。

我入楓林橋旁之研究所了，從此我來往鄉間好幾次，有一次，帶着一皮箱的調查票，預備到研究所，順便去看某前輩，他說：

「你不必入研究所，你很有文名的，可做文學的」他顯然表示對我沒有好意。

又去看別個前輩，他對我很有好意，他去調查回來說，他們因為你很尊大，所以有人不贊成你。

又有一個×××人，他對我說，你不必怕，有些人在嫉視你，他們恨研究所，他們想在他們手裏辦醫院。

(二)

我這次到上海之後，手旁有一小帳，很像一本日記，我不得不把他抄在這裏，以完這段日記。

十月一日 下午在研究所，有蕭女士來當助理，雄辯能談，晚去看何畏不在，往伯奇處代教上海話一次。

十月二日 早去看達夫何畏，達夫替我出「盲目兄弟之愛」

十月三日 早在東南講書，廣州有電報來叫我去教書。

十月四日 爲李小峯寫醫學常識書，訪鄭貞文。木天來，同散步，見鄒小姐，裝得已不像樣子，晚饑餓，服 Veronal 而睡，與伯奇談女人。

十月五日 爲伯奇處方，在醫學院見同仁誌上我的文字。

十月六日 晚在美專講少年維特。

十月七日 晚伯奇與仿吾去，我獨守家。

十月八日 訪殷木強博士，他主張我到廣州去好。

十月十三日 與何畏談一晚。

十月十六日 訪楊小蘭，陳卓人，在日暉里吃飯，不去看田漢。

十月十九日 早至研究所，在對面小飯店吃，吃一千文。
十月二十日 到東南，入浴。

烹 齋 雜 記

(一)

我每年一次渡海旅行，我每年一次去看我的少女。

我看見我的少女，就慣在熊谷之堤，或者赤羽之磯，
或者植物園之草地，或者在噴水之前散步。

我的少女不會多講話，她要我講有趣的話給她聽，可
是我的喉嚨口願有個檢閱官，他不給我說愛她的話。

少女說她想要十分的順心地發些脾氣，可是她乖乖的
在我旁邊。她爲着我，已經十五天工夫沒有去做她的職務
了。

好像牽牛和織女每年一次的相見我也每年一次渡海旅
行。



寶石居日記

(一)

早起時翻個身，也成爲痛苦的事體了，平常能夠在這小公寓溫暖空氣之中，模糊地高興的起來，可是現在就成爲一個過分懶惰的身體了。夜裏爲了盜汗，不知覺中脫了的襯衫，現在還是在濕潤着。想到從前有個作家，看見早晨妻爲他曝盜汗之衣，就覺得自己都成「白樺」似的骸骨，妻已經對於自己沒有興趣，因此他在嫉妬年輕的妻的肉體。

點着電爐煮咖啡，房間溫暖故乾燥，所以麵包乾燥，不很好吃。不過咖啡就不管他像麥茶或者陰溝水，或者像泡飯湯，我總能吃，這是我所有的最後的食思。因多少有些氣力，所以進浴缸，浴槽之底碰着背骨很痛，這種瘦骨我嘗認識，從前我做大學生學醫之時，天天把沒有靈魂之人從棺中拿出又拿進，研究學問之時，我初次知道人之最後的形態。從洗澡出來，好像沒有靈魂般的橫在床上。我在這一週日之間的確瘦了不少。

曼殊文章中見他說瘦骨如柴，那正是我的事體，在小公寓
躺着也不中用，因此到研究室去，穿大衣之時，身體將要酥了
，所謂弱體不堪衣是這個情形。

(二)

今天似乎有寒熱，沒有寒暑表，不過大體可以明白，世界
大戰之時，戰場上的鳥大都成爲神經衰弱，人也如果在特異狀
況，定要成爲神經衰弱的。在我，我的神經衰弱爲肚皮的鈍麻
，不論狗或小兒，肚皮如果鈍麻，他的思想也不能鎮定。

(三)

今天有血尿，所以橫躺着什麼都不做。

(四)

血尿已停，全身疲勞之感好像被大砲轟着者。

(五)

此刻我們的兒子大概正在考試罷，他定在寫着作文，我從

前寫過暑中問先生起居之文，得到一個不及格，後來先生換了，我諷刺先生的黑的鬍子，他給我一百分，這個先生在校之間，我的分數總是滿的。不知道兒子的先生有沒有幽默。兒子定須比父親的分數好，不然不是要有文明的逆轉麼？

(六)

我要你忘了，我太疲勞了，醫學不會醫我兩個毛病，所以我
我要養些衛生了。行不知所行，居不知所爲，不相與爲怪，不
相與爲事，儻然而往。

所以，我不等到小公寓有春天來。

烹 齋 雜 記

(二)

寫作文字要有時代的目標。

時代過去，目標過去，人們往往還在依法墨守。從前有科舉八股文，現在有新文學的老成復古。

現在新文學老成硬化復古，依舊爲讀書人的玩弄物，所以我提倡他的普遍運動。

一，找得目標及理論。二，限定用字約數千。三，絕對的排除舊文章構造。四，從大眾生活中抽出舊字眼把他廢棄。五，改變學校教員之灌注舊文章。

不過我國文人已慣於抽象討論，我這五項如果萬一被接受討論，定可以生很多枝節，使得找不到主幹，或者像被棄地上之鷄肋，會有螞蟻成羣來把他這兒牽去那兒牽去。那麼還是不響的好。

聖誕前後

(一)

紀芝女士醒覺的時候已經有一條太陽曬着她的床邊了，今天她睡得很好，大概昨天在銀座街上買物很吃力的緣故；整個一夜睡得夢也沒有做，醒覺的時候很清爽，她在床裏伸一伸腰，就想到她的愛人，自己把雙手撫自己的面孔，她想，如果這兩天她的 C 來，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她要像被太陽曬着似的可羞了，那麼她要走近他，靠着他的大衣，像這個女宿舍的中國女學生有她們的愛人來，小姐們趕急去整理頭髮，披上大衣，把房間一概弄雜，急忙出去迎接，然後雙雙要好的出去，她也要仿她們的辦法，那麼他的愛人一定會輕輕的撫她的背，像那個 H 小姐，可以小鳥般的在愛人手中。

她正這樣想，M 小姐的聲音在房門外面，

「紀芝小姐，你的電報來了，快起來，他十點鐘要到東京站的。」

「嗎，」

「我已經替你看了。」

「啊啞，……」

她覺得別人把他的電報拆看，好像自己的愛人已被別的女子接吻了似的嫉妬。

「你的愛人又美麗，又有錢，日本語又講得好，又會美術，又會音樂，又懂文學，我等你快些結婚，我們送什麼東西你。」

M小姐把要想說的話都說完，跑去了。

她就想，M小姐的愛人學工科，是個美男子，不過有點太中國式舉止，但是比較幾個已經結婚了的女學生，和已經訂婚總想脫離的幾個人好。

她在床裏，開始穿衣服，這是前月過世的母親所不贊成，可是她從幾個中國女學生學來的很不好的習慣，她在床裏穿了一件襯衫，按一按自己的乳房，覺得往往C的視線看過她的胸前，從此又覺很可羞。

她起了床，走出房門，見宿舍的幾個小姐，翻的在翻，忙的在忙，許多小姐都很現實的，有人是沒有男朋友而無所謂，

有人天天忙着男朋友，有人用錢的，有人節省的，都各歸各，只有對於讀書，上學，大家都是勉強的。不過紀芝小姐並不那麼想，因為她自己不過畢業女子中學，可是她們中國來的學生大家都是有錢，學問也高，除去有些令人覺得奇怪，像如用手揩鼻涕等，她對中國女學生很看得起。所以許多中國女學生對她也很好，尤其是她最近失了她的母親，成爲父母都沒有的一個孤女，大家對她很有同情，更加她近來和一個中國學生交際，大家又對她抱着一個好的感情。

她從走廊回來，不去洗面，回向自己房間，在走廊上正見H小姐，H小姐用的是官費，有個愛人，學校也好，也用功，是個比較細緻的人，H小姐說：

『你早，紀芝女士，今天我們買物去罷？』

紀芝小姐一時躊躇，她明白了，她說：

『今天比較冷，你出去的話，要多敷些保護面孔的，不然一下子面孔會乾起來。』

紀芝小姐只可以用微笑回答她，並且感激她的細緻的情緒，她能夠覺得她爲了C而要出去，再告訴她用得到多數些，這種纖細是在別個中國學生是沒有的，她很想要說謝謝她的好意

，可是還沒有說出來，已經回到房間裏了。從母親過了世，她暫時在此地做舍監的代理，叫舍監代理雖說可笑，因為沒有那麼樣年輕小姐做舍監的，不過事實上母親做舍監的時候，不過成爲一個好好傭人，爲女學生們保證領款，代替到郵局去取掛號信，女學生們要買物不會講話，看中了東西叫她去代買，甚至於女學生喜歡金幣，特地到日本銀行去換金貨之類，總之，女學生是外國人，所以相互都客氣了。

她在火鉢之前靜坐的五分鐘，想到兩個月前和 C 在火車站的分別，母親的過世，母親在她的病床中說的：

『C 是很好的青年，性情也好，我能看出，不像別的留學生，家庭有複雜的事體，只有我不預料到我要病重，能不能替你出力我却是不知道，你一個人，能不能夠和他講到結婚的事體，我總不得不擔心。』

紀芝女士在心中愛着 C，恨兩個月前沒有多在一起，她看見過女學生對於男子的態度，有的很清清楚楚的纏綿着男子，故受討厭，所以總覺得要在不受討厭的範圍交際，可是此刻她懊悔她不應太退嬰了。

想了一刻，她就把被鏰收拾起來，開了窗，頓時進來的光

線又給她可羞了，打掃一下，把一切東西比平常整理得更清楚些，去洗面，回來換一套紫色衣服，對鏡子，覺得就這樣也好罷，看一看小手錶，對女僕說到東京站去，如有 C 打電話來——請他到宿舍來罷。

(二)

她回到宿舍，已十點鐘了，想今天一天的事體，事體太多了，火車站發見 C 的時候，勉強壓迫她的不由自主的快樂，和內心的擔心，一定給他一個不好看的面孔，這一定給他不好的影響罷。

跟着 C，走過的銀座街，美麗打扮的女子們；青年們的制服，都不入他們兩個人的眼睛，他問她要吃什麼，她不能推測他喜歡什麼，給 C 看穿她喜歡日本式的東西，因此兩個人在一個小樓之席鋪上吃的一套日本菜，那個怪美麗的四輪式蓆子，兩個人，對着小桌，在小桌上兩個人的手，她不能多想什麼了。

跟着 C，同到井頭的鄉村公園，很快的電車，鄉村的風光，田園的物雜，樹上的柿子，田裏掛着的白的蘿蔔，都和她的

戀情有個密切關係。那個松樹林，進去的時候有一陣冷氣和光線頓時成爲暗的杉木林，都是怪美的東西。

爲什麼走進這個密林的時候，她要伸手去捉着他的袖口，她自己都不知道，爲了一個衝動，自己知覺的時候，自己的手，已經捏着她的袖口了，他回顧一下，說「當心地上」，爲了這句話，她更胆大的抱着他的手。

他們的話從留學到風景和美術，音樂和美的裏面去了，等到他們在晚上，又在一個日本風美麗風雅的小館中，又在一個四鋪半蓆子的小桌前，一個小小自來火在燒着，女招待送上些菜類，然後說「請慢慢的用」而去，她有些急不了而把談話誘向結婚的問題去，因爲目前她成爲一個孤獨人，不能再等 C 遙遙從遠處每兩個月到東京來一次的。C 也很擔心她的以後的停止，他說「你總不能長久做舍監代理的。」她說「是的，可是——」

她不敢多說了，C 的面上，唉，她終不敢看。

他們又談到戀愛了，她熱心，把面孔在小桌上湊近 C，C 把她的頭髮撫了一撫，她的呼吸在胸前的半襟中可見，他們在那個時候，蓋了一個戀愛之印章。

紀芝女士想到此地，覺得她的幸福感了，她脫了上衣，看看他的裏衣的鮮紫色，有紅的衣在內，她覺得她的全身在灼熱，在這個時候她能投身在他的懷裏，——她又想到全身被太陽照着似的可羞。

她的怪整齊的房間裏，也有個春天的和暖了，H，M，兩小姐送她一個大娃兒，N小姐送她一包巧古力。

她把這些都安排，沒有心思去多弄什麼，什麼都不做，鑽進被窩裏，只怕如果C有電話來。

但是她看一看手錶，知道已經十二點鐘，她就爲了過分的疲勞，睡覺了，她的沒有揩去的面孔上，白粉有一二點，輕輕的口唇的紅，比別人更黑的眉，給走廊上反射來的微微電燈照着。

她在夢中，忽的聽見鈴聲了，她以爲電話來了，急忙的起來，可是不是電話，因此失望，不過大概因爲C已在房門前，她不知所措的害羞了，因爲她此刻把雙手抱着雙胸，正在想念C的緣故，更害羞的，她正在把腰伸了一伸閉了目，看一看天花板，在念今天C的鄉村公園內多走一段路而出汗脫了上衣，自己爲他拿着上衣時候，自己輕輕的對這上衣親了一個吻，那

時候的嗅覺。她感覺她好像小女兒直挺的伸一伸她的雙腳，抱着胸，——

她又覺得她在一個溫暖草坡的被窩中，天上有白雲，身傍有鮮青色制服的愛人，水流聲音可聽見，她伸手撫愛人，愛人也抱她的手，愛人的手她抱他放到自己的胸前，把他緊緊的抱在胸上。

他和愛人的身上，有一對小丑，像那 Fairy Tales中的小丑一樣，在跳着，他把他們用手一拍，他們都飛而四散了，她哈哈的一笑。

她爲了一笑，醒了，她爲了害羞，埋首被中。現實地想昨天的事體，摸手錶，夜光手錶怪美麗，幾個數目字正好像燃燒似的指着三點鐘。

(三)

她燃着一夜的心，早起了又一個早晨，在房間裏不很心定的過了一個半天，結果在上半天中還出去洗了一個澡，回來吃飯，有三女學生沒有事體的在火鉢燒着年糕吃，她們也不敢走進來談些什麼，正好，紀芝女士吃了飯就出去。

今天 C 的面上更輝耀着他的美，他們在一個音樂店裏先聽了幾張留聲機片，看了幾個音樂譜，走入一個專放映舊影片的戲院，畫幕上有個黛特利希的畫，她不很喜歡她，不過這戲院的氛圍氣最可怪，這是個最前進的戲院，是愛人們來的地方，所以兩個人也享受着他們空氣。他說的，中國留學生，中國一般，文化的進步還遙遙不及，紀芝女士雖說現在在戀愛興奮之中，也能想到。那麼她覺得這個 C，她的愛人，要是更可愛的一個人了。

晚上，兩個人避開做價的聖誕禮拜，他們到一個音樂會去了，見 M 女士也在，走進會場，M 女士讓他們兩個人並排坐，她把襟卷置在他的手裏，她覺得可以在他旁邊過日子是最好，她又想到同他結婚的事體了。

音樂會之外，他們什麼都不再玩，聖誕節的夜，兩個人從青山走到小石川，他送回她到女宿舍，兩人分別。

紀芝女士又感到她的幸福感。她又早些回到被窩裏，想今天怎麼不能講到結婚的事體，自己原來用不到講結婚的事體，能夠同他講到戀愛就行了，可是現在的境遇不得想不到那個事體。她又疑惑想，或許他倒沒有意思，如果那樣想，那也有道

理，不是一天一次都沒有談到他們將來的計劃麼，或許要是她自說自話在決定 C 也在愛她麼。不，他們的愛的印章，或許那印章也因為她過分的接近 C，因此惹起的麼。

紀芝女士從幼時到現在，每年這一天，總是想着今天夜裏，一定會有聖誕老人送東西來，所以要早些好好的關，今年失掉了母親，沒有依靠，一個人孤獨地關了，女宿舍中大都人已回在房間裏，而早已有人還在發鼾聲了。只有一個丑小姐，還沒有回來，她覺得自己雖是舍監代理，用不到等她了，關照女僕說 N 回來後關門，自己又鑽進被窩了。

她又照例雙手按着雙胸，再想着愛人，忽又想着 N，N 是個顏唐人，從前有個男留學生到宿舍來，在會客室中同她講了半天，從此以後兩個人開始交際了，誰都不知道他們交際的內容，有時半夜，聽見 N 在嗚咽的哭，大家出來安慰她，有時不回來，大家到警察所去報 N 的失蹤。

N 並不用功學校功課，用錢很利害，可是也不裝得漂亮到那麼樣，有一天，大家在吃晚飯，會客室中 N 和那個男留學生已經講了半天了，大家吃完晚飯，要去請她們吃飯的時候，大家看見一個人都沒有。

紀芝女士這樣的想出以前的經過，到了今天纔想着他們那個時候究竟有什麼心理了，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想到，現在比較自己的境遇，就用得到想想他們的心理了。更進一步，在那個最大的問題，就是N在有一天，把叉到了會客室的她的愛人，用一把藏在她身邊的利刀，圖刺時的情形。她在早幾天，在神田的小刀店，買着一把五寸長的小刀，那時候日本的小刀店很多，或許封建時代以來日本人愛玩刀劍之故罷，總之，N買着一把刀，大概在和她的愛人再三討論之後，忽的用她的刀來刺男子了，正是大家還沒有吃飯，有人在洗頭髮，有人在寫信，有人在拉伐烏林的時候，大家聽見N的叫聲，大家集向會客室了，只看見平常不覺得那樣肥胖的N的愛人倒在蒲綸上，散滿着血，他的一只手捏着刀，而刀把却在N手中，N騎在男子身上，在掙扎要把刀加在男子喉上去。

紀芝女士因為怕看殺人，所以沒有走進去，看見之時，已經由大家把兩個人分開了，幫忙的幾個人，也弄得全身是血跡，男子進醫院，N到過警察局好幾次，她的陳述至今還是秘密，不過她早已保持自由，男學生也出院，除留了幾個刀傷於衣服之內，縫了幾條血管之外，安然在到學校去，不過再不到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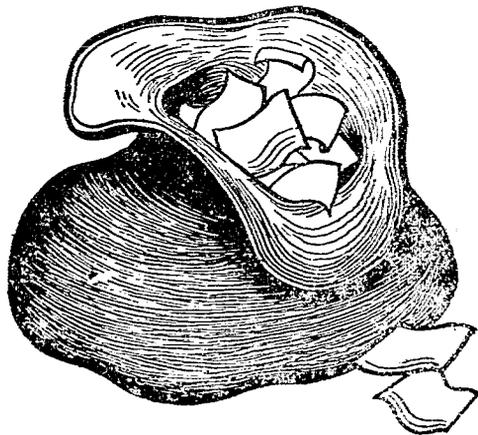
客室來罷了。

席舖已急忙拆除換了新的，留東外史的作者不在，也沒有人把他記錄，也沒有上海報館的特派員在東京，社會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紀芝女士此刻纔想到他們的心理，她想，或許女子失戀之故罷，有人說男子不要她了，可是有人說女子不要他了，怕他要發表他們的戀愛來妨害她，那也有道理。不過紀芝女士想的事體不是這樣，她想，不論怎樣，她一定不這樣辦，她一定遠遠的避開，到什麼地方去，就算爲了社會生活而要結婚，她一定遠遠的在想念她的C，想念C的全身的感覺，想C的眼睛中的自己，他的手，他們談到戀愛時候的印章，而如果晚上，她一定抱着雙胸，而如果不聽見，不想到C的話，她的耳朵裏一定聽見C的心臟，C的心臟現在已經把握在她手裏，她聽見他送給他的聖誕禮物，一只考究的銀錶的秒聲。

她在清早，醒覺了，她想自己二十年的生活，不能記憶的幼年時代不在內，能夠想到的每年聖誕總沒有過這樣的惡夢，不過她又想，雖說惡夢，但也好，如果她不能得到C，她不恨別的女子，不恨C，她仍然的愛他。她想到此地，她的面孔

上又成清爽了，她把小窗開了一些，冬天的太陽又進來，她又害羞，因此又抱雙胸，她想，今天和 C 在×××教會做彌撒，他見 C 的時候，——她想，今天要做配於那個教會的裝飾和面容，那麼，那對面的聖母像也會對她微笑着，她的愛人也很文雅的跟在她旁邊，那麼有幾個外國來的人也可以贊她的愛人的舉止是很高尚。她緊緊的抱一抱自己的身體，覺得這身體很可愛，而如果這個身體抱在 C 的懷中，那更可以可愛。



烹 齋 雜 記

(三)

在編輯者寫字台底下有一只蒲包，裏面有很多稿件都是不及格的稿件。

這許多稿件，再沒有機會看見天日了，我同情他。

文學作品，對於選者個人的愛好，當然很有關係，不愛浪漫主義的編者，可以有一蒲包的浪漫作品；喜歡色情的編輯者，可以有一蒲包的禮教；投稿者不必相信自己沒有文學上的希望。

不過蒲包裹大部份的作品，是文章不美之個人感覺，而不是普遍的人生，沒有普遍的美，沒有普遍的愛，這使得你的稿子走進蒲包裹的。

寫作文學須要有很高的素養，描寫人性要普遍，虛心少寫，勿使鉛字勞於奔命。

小粉橋日記

Aquila non capat mucas (鷲不捕蠅羣)

許多蠅羣把他扛到南京去時，他自說自話這樣說了，自責說餓死亦不吃腐肉之他，現在自情願給蠅羣扛去了。

某日的新聞上，他的小文說：

做了十年的大學教授。

電車裏，路上，角子裏，請客，開會，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到有人叫我：「老師」

我在學校裏講書，沒有許多人聽，可是他們畢業，都成了「高足」，都叫我老師；事實上他們的位置比我高，賺錢比我多。

我能夠想出的是，他們一面聽講一面看報，一面考試，一面看書，布衣來討分數，西裝和愛人在馬路上。

現在我把十年的大學教授辭職了，戰慄地怕有大學教授的聘書來。

可是聘書又來了。

總務主任把他帶到一個宿舍，叫做小粉橋。他看這半室，
竟有一鐵床和稻柴，正是一間洋半，他來回這大學數次，每次
都住在某部飯店，現在要住這種房間，他很悲觀。

他摸出兩張十塊鈔票，對工役說：

「這個給你，請你再不要叫我院長，叫我先生好了。」

他躺倒床裏，一天的疲勞給他熬睡了，不一刻，他吃了一
驚，許多美麗鳥聲在叫，這正給他憶起楓林橋住居了。他在夢
裏分別鳥聲四種，然後起床走出宿舍之外，這是個美麗的廢園
，冬青的一段一段的短垣，樹木之間有太陽漏見，鐵門上寫着
隨園坊，這正是最好的名詞。

他在附近吃了朝飯，回來整理桌上的東西，就上後架，這
是個沒有門扉的大便所，三個便壺，其他什麼都沒有，中國通
有的這種毛坑是很久不自行經驗了。被蛆所吃的糞有另一種香
氣。

過一個月，再到小粉橋成隨園之客，比前次稍熬了。這次
學生罷課之後，他再沒有什麼「生的美的」(sentiment)。

他在戰亂一日之後歸來滾在床上，不料，不一刻全身到
處的癢起來了，他被猛烈的臭蟲包圍了。他不得不一夜之中跳

出來好幾次，再睡，睡了再跳起來。

過了一天，一切臭蟲都把他的生命委於衛生學家的手裏了，因為他照他的衛生學辦法，在他的洋牢中放肆着一天的火刑殺戮。

學校罷課了，校長辭職了，新校長請客，共六院長，三院長有手杖，二院長全義齒，一院長吃素，僅有他還是少女的朋友。

吃夜飯時，工役拿來一名片說，這學生來了好幾次，因為今天晚上要回鄉去，所以先要同你講話。他說好的好的，因此他就見這學生，他先說，今天你要回去了啊，可是學生之回答出於意外，學生說，已報名軍訓去，並不回家。他覺得那話和工役的話不符合。

弄了整個一天一天的工作，沒有多大成績。過了一夜，早晨，在後架之上，他想：他診斷這個學校有些半身不遂症，全身神經比較過敏，極少外因而多內因，陷在Allergie的樣子。

他又想：在千葉的街角，有朋友住着一家，他天天在東京買物件。還有一個朋友，他在京都市，也在極力整備衛生資料。已經一個月前，他約他們將打電報去，電報到即可以回來，

可是現在還不能打電報叫他們來。這裡罷課，校長調動，經費待遇重新講，因此從朝到夜工作而猶不得成績，隨園坊的寶園徒然美麗。

到官邸，美的草坪上，飲美酒，容堂內品評磁色之美。到夜，回到獨身宿舍，見同居者在洗面處洗衣，男子之洗衣真可憐，或者有人在面盆中洗足，正像是個打仗，但因為沒有打仗之緊張，所以真正可憐。

他每次到南京，一定要上鷄鳴寺吃茶，或者到明故宮佇立，或者謁孝陵。此刻他到鷄鳴寺，見政府衛兵而不敢前進了，故宮孝陵夫子廟都沒有工夫去，只有廢園之綠色甚可愛，所以他又上後架了。從後架上看，可以看見人家的圍牆，圍牆之磚大概由洋人築成金陵大學，成這房屋之前，或許是滾在地上的罷。總之，這個大磚是明朝的，大磚本來是泥，泥被窰而為美好藝術品，工人把他築成官邸或城門，可是他不久即滅亡了，後來者把他拆而改築什麼了。這再被破壞了，或許成為細民之小屋同困苦過罷，或許成為後宮之壁罷，或許成為番卒門衛罷，然後他被異教之徒來集成為大廈之地下室，成為太平天國之壘，或者成為革命之城了。南京之興亡只有這一塊大磚在知道

，他還不敢把一塊一塊大磚之銘字調查，他悲人力之不足，他念這些大磚要比解剖學者之人骨蒐集還有價值。

他愛這些磚頭，比官邸的古磁更有價值，走上街上，見一切大磚，他帶着這些大磚。

他再憶起他所留在近代都市中情緒很深的近代少女。他如果把她帶到南京，那麼她一定會驚而喜了。那麼這個古都的一切古磚會起而歡迎她，嫉妬他們，或者會罵他們，或者會羨慕着，或者求哀於他們，或者舉斧砍倒他，或者會來監禁他；他也可以像太平天國勇士之對一切古磚挑戰，或可宣戰，而他們如果被他們戰死也不可惜，因為，因為他們都是明朝有門第之古磚，他們一塊一塊都有他的傳統及怨恨。

戰鬪一天之後，休息一夜，他又出洋牢而上火車站去，預備坐九時之火車。或者能可以再不來此當教授了。

烹 齋 雜 記

(四)

這又是書桌上的垃圾：

「近時沒有感觸，年紀比較的老，社會生活比較之久，就能夠沒有什麼感觸而過日子。文藝家如成爲學校教員或新聞記者，都可以「統制地」不發生什麼感觸而各負擔其職務，不過，不令他們自由多多感覺，文藝作品之產生怕要難些。」

某日接到某雜誌要我寫「近時雜感」，我寫了，一看已經過了徵稿的限期，因此擱起來沒有寄出去，現在，把他寄到別個報，表示一個對不起。

隨園坊日記

有一天，我的蘇高子居來了一位賓客，他是一位教育家，他說，他在辦一個教育機關，近來發起一個衛生實驗模範區，要請我去當主任，本來他先找到一個某醫師，某醫師從前爲他們講演過醫學的，他說，那麼他可以介紹一個人，那就是我，因爲W是我的家鄉的緣故。

從此所以我在W當衛生區主任了，小小衛生區，我每星期去巡視一次，我請着一個很有力的醫師，他是我的學生，還有二個女醫師。

有一天，我和我的女醫師走在南京的西城丘陵之上，周技正招待我們，對南北東三方望見風景，技正說，「此地從南至北多樹木，這整個西域已都是英美的勢力了，前天我們的大前輩接收鼓樓醫院爲院長，今撤退了，從此以後我們一方的人才恐怕再不能在社會上了。」

我們撫然的回到旅舍，那時候已經有某旅舍建築正好，我們能發展我們的友情，我安慰她心中的從出生以來已有的沉悶

，因為她出生就死了母親，換言之，母親為她的生產而死的，所以她在恨男子，悲女子，沒有看見或模倣女子的溫柔，只見繼母之可恨，女子之可憐。

我帶着她，指點她看我第一次到南京時候的，竹林，馬車路，鼓樓，夫子廟，孝陵。而因為那時候已經有自來水，貯水池在清涼山，所以我們走到清涼山而再到五台山，忽在山之裏角之處，發見了一個木棚門，或可說小牌樓，那就是袁隨園之墓我歡喜極了，穿過草叢上去，化了很多工夫在五個墳墩中找到中央一個為隨園之墓，但從山下來，我們又忘去隨園了，因為我們談戀愛之故。

南京去過二次，初次見到者為荒涼和一個學者，二次見到隨園及女子的友情，沒有預備第三次去。

可是第三次，我走進的是名叫隨園坊的一角，這給我歡喜了，我憶起隨園之墓，少女之愛。

可是這一次隨園坊之四個客不是女子而是男子了，一個是我，一個是病理學家，一個是公共衛生學家，一個是細菌學專家。再加有一個文學家客串。

這是四個大學教授的宿舍，共有二室三床，四個大人不能

睡在三張床，因此每到夜時，我坐洋車到某官邸去歇。

一早，到隨園坊，三個高級醫官在吃豆腐漿大餅了，

「Per aspera ad astra」

你這話不是現在說的，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在講五教授將被撲倒的問題」，病理學家說。

我偷看斤水的太太給他的信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我說，太太不能「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他承認了。

走出大門，門房起立敬禮，不自由極了，走入大門，執鎗者又敬禮，敬禮有各各程度，又苦極了，路上有學生，有的敬禮，有的裝作不見，不知誰規定的，人和人須要招呼，因此發生很多困難，和洋人的習慣須要握手一樣，叫人在社會上過活苦極了。

一天工夫，表示恭順，秉承，之後，回到隨園坊，憶起來一天工夫的成績，沒有辦出什麼東西來。連最有耐心的斤水君都有些灰色了，他草了一文，說我們要辭職了，他說！明白地他們在不要我們，在另外組織，組織未成，所以遷延。此刻客串的冰水來了，他說：現在時期，不應是別人來請的，要是你去要的，一張功課表，要是許多人去分着點功課講講，假如像

你們，要等別人來請，來請又要講條件，那簡直辦不成，事體不過做到那裏就那裏，你們要講將來，那簡直不必在此。

我們徹夜的再談我們的話，因為這「我們的話」是我們從前的議決，各各立在自由的立場，同時相互連絡，有事體時候，可以在可能範圍相互幫忙的，我對於「我們的話」中加一句說大學教授之被斥，在世界上很多，從歐洲而美國，從日本而德國，日本而美國，吾輩爲學生要誠實，爲醫生要切實，爲研究家要忠實，誠實和切實是一義的，忠實是多義的，能覆

Qu'ai-je fait pour mon iustruction? Qu'ai-je fait pour mon pays?

者都沒有。

亦大也贊成了，我們覺得只有我們內容是豐富。

我們走出隨園坊，我憶起隨園應有小倉山房，小眠齋，綠曉閣，雙湖柏亭，雲含書倉等等東西，可是當然現在不能考查了，連大學生也全然不知道隨園是誰或者是什麼，我想，小眠齋或許是那棵槐樹之下，可是槐樹之下，棋榭樹旁繫着一匹馬，正在養他的胸前的革傷，這個「立而睡」者也不知道隨園是什麼東西，更不知道小眠齋在什麼地方了。

學問要圓滿而普遍，亦大有最好的精神，精微的觀察，深遠的學識，我們談到怎樣要把近時的餓死人的病理學做調查，再談到怎樣可以實行最多的病理解剖，他說不難每天做二三十的病理解剖，他談到解剖後應用之棉花不足，我說可用泥灰代之，這一點他沒有想到，將來大概大家也會想到我的方法了。

斤水有個愛妻在山東，他天天在念愛妻，我發見幹國家大事時，不可受女子的影響，譬如靄利希，他在他的臨終時，他令眼前環圍着許多弟子，日本的秦博士在內，叫夫人彈琴，他的耳朵在聽着夫人之琴聲，夫人不能見其臨終，不得不按着琴而心急，這個夫人是個隱在後面的內助，可是我們知道，靄利希視神經系麻痺之後，僅有他的聽神經還在作用，這不是最好的送葬麼？女子結婚後獨立獨行者必亡，有愛妻者最爲幸福。

隨園坊的新式宿舍可是全沒有隨園的遺風了，一句話說，全沒有，僅有教會派之建築，成羣的樹木，其中的土磚之屋，土磚之屋上面有二三象徵，你不知英美人之殖民地，土人必戴一個土人之象徵，如安南頂，印度頂，中國鞋等等麼，所以宿舍的屋上也有中國象徵，令人覺得自己仍是中國人而借着洋氣，可不必全改爲西人之生活。

下午三時，我們乘四部黃包車，告別隨園坊，向北駛走了，有個忠實助手在後面與我們招呼，我們感激他。

在馬路上駛了一刻，後面來了一部馬車，見上面一個少姐，和端正長衫之老人，一看知秘書長也從隨園故蹟之一角向北而走，大家欲去坐四時之火車，離此煩惱之都。

我寫一字條曰：

諸君，吾老朽矣！諸君將能有最好之導師來矣，吾醫界，人材多，人材均爲吾友，誰來都是你們的師長也，早些忘去老朽可矣，吾輩去矣，吾輩爲你們有爲青年往還徒然，均情之所願也，曝屍任你們解屍，亦情願也，希望你們對己誠實，對人切實，對民族忠實！

吾愛吾在隨園之坊住着一星期。在這煩惱之都，吾得返綠蔭，是最至幸。火車開了，獅子山不見了，北極閣不見了，我們離此煩惱之都。

烹 齋 雜 記

(五)

年老是很可悲的。

試看街上過去的人，從其數目看起來，只有四分之一是四十歲以上，所以年老者不受着許多重視。

年老者之得意的很少。

有的在鄉間，吃新婦的飯，在角子裏，小小的過日子，天天在「忍」着，有的連忍都不成，只可在街上求乞。

街上求乞，我們看慣了，有的是做作慣了，我們不能分析他們的內容，因此除非投一瞥視，也不高興——同情他們

外國有養老院，收容他們，並作醫學的，社會的處置，與我國的養老院組織不同。

我們提倡年老者的扶助。

百 花 譜

(一)

春四月，植物園的櫻花已經謝光了，獨有八重花的櫻花，
正開得絢爛。

女子叫伊達，坐在長椅之上，左足擱在右足之上，男子叫
ZY，把大衣攤在地上，自己趟在上面。

伊達不是妖艷之人，也沒有山櫻花似之清朗，只如八重櫻
花的粉白中有微微的紅，使其有處子之美。伊達愛把脚擱起來
，Z Y最愛她的脚。

——這個靴給我脫，——

——脫了要像失去王冠的女王，——

——你的面龐和那個花一樣的美，——

——或許有那個顏色，可沒有那個水將滴似的新鮮，——

——你的褲白得可見，——

——不像許多人的害羞要卷好裙子不給你看見，——

——伊達在羨望別人的遊覽奈良故都，可是不敢和 ZY 同
旅行一天的日光。

(二)

——你是我的世仇。

——爲什麼

——你姓毛，我姓 S，你要曉得社會上說 S 造反，其實毛
利元就是個更壞的東西。

少女並不鬧反對，笑笑。

這是說着日本歷史中 S 造反，毛氏平定的事蹟，毛的小姐
有個謙讓害羞的美容，有個令人傾倒的身材，——

可是我愛你，像羅美歐之愛朱麗葉，你也要曉得，他們兩
個人死了，從此兩家纔要好的。

出於意外，她說：

「我們也這樣罷！」

這句話給我一個希望，這是我至今不住在愛他的緣故。

(三)

日本羅曼派用明星兩個字作為雜誌的題目，怎麼的伶俐。
到過楓林橋的翰林院者誰都看見明星在書屋之前，伶俐的
目，細紅的嘴，像櫻桃，她叫甘蒂。

因為社會痴心男子太多，誰都說她美，所以我反不敢同她
講戀愛，可是事實，現在社會太現實，許多人想不到戀愛而想
到結婚。

我為美子的煩惱，就是缺少談戀愛。

(四)

她愛穿已經舊的，可是往時嘗很美麗的衣服，所以不像穿
布衣新造者之有新香之氣。

她穿薄薄的絹衣，流行稍遲，有些油跡，再加以一個香煙
焦洞，ZY 以手指撫此洞，內有大腿可見。因此叫她廢洋傘。

廢洋傘愛刺戟，所以愛旅行，不過她不很多講戀愛，她旅
行到香港，回到日本，再來到上海。

一夜她敲門，接來就是她，要吃三砲台香煙，急急去找來
，要吃咖啡，獨身男子床邊的電爐能立即燒茶，然後，她說要
住在此地，手裏指床邊的沙發。

可是她最懂道理，許多太太們都愛她，雖說許多小姐們恨她。

(五)

她是小小開着的一朵花！她自卑，她不像許多女子之自傲。

她有雪白的臉，人疑她用着粉。她雖無可憐之美，但有個和平之美。

她不能理解戀愛，光羨望結婚，這使她的內容成爲淺薄。

一次，她和 ZY 在一個菜樓吃飯，幾乎要在光滑的地板上滑跌，不得已靠他的手挽着跌倒，從此她明白男子的好處，ZY 叫她暫時同他練習戀愛，因此她的原來的像瑞香花似的生藝術的香氣。

(六)

爲什麼我一個月裏有四次要到鄉下去，請你聽。

我的七十歲的母親的家裏，我發見一個黑矇石了，她有一個黑矇石加面她的面孔，可是她的黑髮頂上的青色假花最可愛

，她愛說話，坐着不走，一幅白齒，偉大的體格，她的身材高，我在眼前可見她的鼻。

我覺得她可愛，覺得她好像紫金花般美麗，所以從此我要每星期去看她，看她吃飯之時，因為她是教徒，閉目禱告時的她的眼睛。

烹 齋 雜 記

(六)

爲了祖宗從前升過官發過財，兒孫們都成爲大少爺了。

因爲大少爺身邊沒有財政權，如果他們要從他們的範圍越出一步，就有經濟的線條牽住他。

大少爺沒有自己，所以不肯致力於冒險，做學問。

社會富而裕，個人自由而無牽累，大少爺就變成羅曼者了。羅曼的結果能埋頭致力於冒險，戰爭，戀愛，學問，於是大少爺纔能開花結果了。

解放大少爺，使他們對於社會有所貢獻！



萬 華 鏡

(一)

除去母親奶媽，姊妹姨媽，內外祖母家用老媽子之外，我初次見到而引起我注意的女子是照那個時候的風氣，喜歡立在石庫門口偷看外面的小姐們，和我的一個訂婚者。

有一天，奶媽叫我穿一件新好的衣裳，我以爲又要穿這不自由的衣服去遊裏山或者到那個外祖母大門檻去了，可是她說今天你是主人公而要去請酒，她帶我到花廳上，已經有很多客人在吃，父親照例毫無笑容，乾燥地帶我到一桌一桌去敬酒，有人對我說笑，我不懂，被喜色滿面（這種老句子將來要取消）的奶媽在門口接着我，同她一起回來了，她在路上說，今天是你的定親日子，那個誰是什麼（意思是岳父），我就覺得，那麼小姐在那兒，可是不敢問她，同她到母親房間，她報告了。

這是我九歲時候的事體。

我十歲了，還沒有看見小姐，也忘去有這個事體了，十歲之冬，我隨父到日本，過了半年再回來，添加母親再到日本。聽見他們在談話，說廢洋傘不給她好好讀書不行，又聽見說，任她的父母教育是不成的。

果然，過了半年，父親回家去把小姐帶來了，從此我和小姐同居一室，在小小的日本房子住着我們一家。

我天天到學校去，也不同廢洋傘玩，雖在一家，還不懂戀愛，也從沒有考慮過自己同她的關係，這樣的過了幾時，我的父親同她的父親之間發生不和狀態了，同時她因為忽從自家移住別人家，且和國內不同，不能有使婢跟着，什麼都不自然，她不像經驗過吃苦頭的人，性格不很伶俐調皮，所以開始受父親討厭了。

留日同鄉，有人報告她的父親，不一時她的父親來了，他就把廢洋傘帶回去，同時，這個定婚也完全取消，幸虧這個取消，我可以沒有兩個老婆。

(二)

留學日本沒有逢到很多我國的女子，往往有什麼會，見到

女學生，大都因為她們爲專問學者，各有各她們的立場地位，我不進一步去問她們交際，也沒有機會有人來交際。

機會是奇妙的，反在一個日本女子處，我認得一個軍閥的小姐，她是在學美術的，我接到她一封信，要我去看展覽會，我當然就去服侍她，那時候的很進步的展覽會，我此刻不欲說明他的美觀，她不多響，見一幅畫，輕輕對我說，這就是所謂的印象派，我覺得她很和平小心。我請她吃飯，她的兩隻腳像麻雀之腳，很細。她招待我到她的宿舍，看她的畫，我吃了一驚，十分的蹩腳，我在中學，畫過的小油畫，雖說幼稚，還比她的油畫好得多。我澈底同她談一談美術論，我說我不會畫圖，不知美術，可是我們略爲弄些藝術，所以要談談將來，你的畫因爲學習的，所以有技巧，因爲沒有經驗過幼稚，開頭就是高級學習，所以不化些工夫才不能成專家。從前久女士在國內學習鋼琴已有大名，到奧國覺悟非從新學習才不行，懊惱結果自殺，我國人拉小提琴，不知何故發想成爲胡琴音……。我這樣的好好講給她聽，可是她大概不贊成，還不破棄她的令人噁氣的油畫。

我同她漸漸的遠了。

(三)

又認識一個美麗漂亮女子，她從上海來，常帶新式衣裳及化粧，當然不好好進學校，只見一團白臉，可是捲髮頭髮中許多灰塵，她總算學的是唱歌，可是她自己叫聲樂的。於是我要替她彈琴，一下子她要唱無爲的歌曲，我恨極了，交際花當然忙於吃和談，凡是關於新式知識，她都曉得的，有一次有什麼開會，她一定要自說自話的推到前面坐，如可能的話，要推上舞台上坐，和主席握手，立在最重要之一點，這令我凜然。

過了一陣，我發見她有一個重要精神病，就是她在自信一切男子都對他應該寫情書的。因爲有一次，她急信要我去，去就看見她在生病，她說她的下胸部在刺痛，我想那就是肋膜炎了，叫她不要動，她要叫我注射鎮靜藥，我沒有藥也不高興給她注射，她要叫我在她旁邊坐夜，我就坐夜。從此以後她知道我不會給情書她的人了，她就給她所貯蓄的情書給我看。呀，許多認識的人都給她信，而且文章大都幼稚，但都是受她的騙而寫出情書的，這個交際花，後來怎樣了，我却不曉得。

(四)

我回到中國，因為在一個地方工作，要一個助理，請來一位小姐，她有一個黑色面孔，可是可以看出她伶俐，她初進來，問我做的是什麼事體，我叫他養魚，她每天來了，比我總歸遲到一點。

她問我說，我這樣幫你，有什麼出路，我說：你們青年沒有出路，如果努力，用功，出路自己會來，我如果替你開好出路，你一定不肯走上來，你看，在六七年後，就可以把我的位置讓給你，可是你在六七年內能夠用功成我所有的知識麼，不談科學，光就文字說，我能讀英德法文，曉得拉丁文希臘字句，各國文字略為通曉，而且這不是靠文字吃飯，不過弄科學者應有這些常識罷了，所以如果不用功，光靠別人所做之路，或者拍拍宣傳宣傳，那不是真正出路，出路要自己開的，女子們，先開出路，別人一本正經爲她考慮，不一個月，一鬧就一切不管了。

因爲她過分的不肯比我早到，我結果不容氣的對她說了，要請你比我早到一點，我說：

『此地規矩九時至五時，我們老一些，往往遲到一點，但你們應該準時刻，掃除桌子，預備一切，往往有電話來應該代

接一下。」

她說：你應該早些來：

我吃了一驚，我說，那麼掃花園的人六點鐘開工，所長也要比六點鐘早到了。

我憶起德國女子，她們在研究室，早到，掃除一切，因為科學室不應給無知識聽差弄的，教授到還要報告一切，留心教授的衣裝，靴子等的。日本人與我國人一樣，常愛喝茶，早晨，到研究室，看護長給你一杯茶，不要說下級事體不應該由女子做，吾輩的一切科學和美，都由女子的鼓舞而來的，養成一只美麗伶俐之狗，養成醜陋癩狗，都在女主人手中。

她到了兩點鐘呢三點鐘，一定會有電話來，那麼往來同我說：

「媽媽打電話來，我先回去好麼。」他身上已經是大衣。

「好的好的」

她的家裏一定已經有娘舅來等吃點心了。

過了幾天，我叫她做的事體所用的一只錶沒有了，我問他何以不報告，她說老早沒有了，我說，老早沒有，那麼天天調查用什麼的，她說，所以沒有調查。

再過了幾天，聽見說，她要結婚了，我同她說，你結婚了麼？她說，不不，沒有這事，我說，此地規矩，結婚了不做事了，你要早些告訴我，不然不便當的。

可是有一天忽接她的信說，現在結婚了，所以辭職了，我就替她辦辭職。

這是她的出路。

可是後來聽見說，她還可惜辭職。

我覺得，女子伶俐者，最容易找到那個最後出路，而這個出路最美而最容易辦。

(五)

我又請到一位小姐，她叫錢小姐，很真摯地來自薦，我請她了，她沒有小姐習氣，因為她是不會嬌養在父母下的，很有自主心的人，我因為前次上了當，這一次對她比較嚴格一點了，所以叫她把薪水的一部分貯蓄起來，每天規矩要早到五分鐘遲走五分鐘，一切都準備好了，常見她比我早到，在清潔書櫥，洗清面布。我覺得究竟缺了母親的她是很可以自立服務。

我不久病了，不到研究室不能做我的工作，所以去，可是

起立走路很辛苦，所以叫她拿茶水了，怕冷叫她拿大衣了，她都弄得很好。

可是這錢小姐有一個毛病，她要泣訴我各種麻煩事，一只打氣爐買了三天要掉，要叫我去，亭子間踏腳板太高，巡捕來罰款，人家烏籠打死鳥要賠他，阿嫂大衣被竊了要賠。從此以後，我叫她貯蓄者當然沒有了，不過她反而開始別的本事，就是囤貨送貨單幫旅行。

她把我桌上的電話漸漸的用得多了，我在室之時，她裝一個自己所不認識的人打來的樣子，可是在口氣之中說清楚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一天工夫我只聽見她的鑰匙聲，抽屜，衣裝櫥，鎖了開了。有一天，我沒有錢，問她有沒有，他馬上開抽屜，給我一百元鈔票好幾張。原來她已經和很多做生意男子合作，大學醫學院學生合作，利用他的採集衛生材料之通行證，到鄉下來往，帶去藥品，帶來土產品。

後來，因為她在我不到之日，絕對不到，因此給當局革除了，她恨我不替他補救。女子做起生意會忘去美和愛。成爲生腳之方圓。

(六)

認識蘇小姐的第三天，回到我的宿舍，老媽子出來捏着手，說：先生，小姐又來了，小姐行李都在先生房間裏，我說，什麼？行李。老媽子說，先生曉得，先生曉得。上去一看，果然有行李，而人不在。

出去吃飯，回來一看，小姐已在，小姐說，要住在你這兒，我說，你爲什麼要搬出你的房子。她說，三個女子住在一起太不開心。我說，你爲什麼不到你的愛人那邊去。她立即哭起來了，不能收拾。

我叫她住在三樓，可是她到一間一間房間去看，結果看中二樓的亭子間書房了，她說這個房間好，開着小門，可見你在前房，可以定心。我記得從前天文觀測團到日本的北海道，有一個女天文學家，地主爲她預備一間房間，可是她不受一個人住，定須搬到二男子的房間去。

早晨老媽子送來咖啡，嘻笑着來了，她說，有了小姐先生好了。

小姐愛哭，愛鬧，愛吃青菜，愛結婚，不過因爲她的愛人不愛她，要我收她，我也不要，所以現在已經愛着銀行家。

烹 齋 雜 記

(七)

我家有一個忠僕叫阿全，他從外面回來，就說：

「今天外面冷得不堪！」

我的父親笑他走卒居然也仿效讀書人的口氣，

「阿全，你也算說得文雅話。」

在「西康日記」中說，「冷飯河」「黃泥橋」被改成「令範河」「鳳儀橋」，人都笑俗吏的香氣。留學出洋的學生在太平洋上把一本卑俗之書，從輪船圓窗裏拋出去，決心從此脫離中國之穢書，可是到了外國幾天，他又買外國文的性典。中國禮教之國，禮教之人戴孝跳舞，卑俗之人姦淫騷擾。

凡人愈受抑制，愈要發洩，所以有兩種極端，大少爺在嚴父之前鞠躬如也，一下子溜出去到妓樓上玩了。

一面禮教，一面淫穢，沒有折乎其中，是中國的特質，也就是羅曼主義不理解的原由。

文化批評

文化產物，有各種多樣，但都可以用文字來表現，所以我們知道，文化可使用文字來批評。

什麼社會都應該有文化批評家出來，把所有一切文化用一個有益社會的眼光來批評。

文化批評不好以自己的尺度來把別人的東西測量，不好以不合尺度者以爲一概不好，文化批評家先應承認作者之意圖，然後探其動機，然後從哲學，美，社會，來觀察，不必下一個判決，分寶貝和該死。

文化批評家不好拘泥於個人關係及個人好惡，先須分析自己，自己愛禮教不愛色情，自己愛老文體不愛新文體等等。應該離開自己的趣味，表明是是非非，不可以像被電影公司拜託着似的寫些廣告文字，也不好作無端的謾語。

從作者方面說，作者不可因批評家說他好，就好像應該，說他不好就成冤家。他們應該對文化批評家寬容，任他們批評你的作品，你也不必辯論，也不必一一照批評家的意見，改變

你的作風，更不好——反對，甚至於謾罵。

同時，文化批評家要有很高的素養，豐富的知識，對於一切思潮，要有理解，纔能成爲一般社會上有用之文化批評家。對於無論那一種意見之人，不可因爲不贊成他而要給他立即消滅，不然作家要以爲文化批評家，是有害的蟲。

作家是會寫作品的，文化批評家雖說在批評，但是不會寫作品的，兩者不能一個人做，這一點也要注意，因爲沒有個性不能作文化產物，如個人主見太重，就不會普遍妥當地批評文化。

烹 齋 雜 記

爲要過年，整理書房，檢得辰野隆等翻譯的「西哈諾」一本，揭開末尾，看見藹特孟羅斯當的詩：

「當你年老」我遲暮時，
我的金髮變成蒼白，
在五月暖洋洋的花園裏，
我們去溫暖我們抖顫的四肢罷。

.....

披誦一遍，覺得這個戀愛好極了，明治年間我在日本，時正少年，辰野隆大少爺也是那時候我所在的一中出身，憶起日本的明治文學，憶起日本的浪漫主義時代。把這本書和德，英，中譯本及法文本連排在一起，再沒有多餘的工夫去鑑賞他了，書櫥中被遺忘了的文學在嘲笑我的信俗。

空 白 時 代

有人說，現在的文壇正是一個空白時代，那或許也對，因為目下雜誌上作品雖多，指導的藝術作品却並不多。

文藝作品要有一個推動力，常須比社會前進一步纔可以進步，同時，他要顧慮到大眾，纔可以有支持。

如果社會之一部份在要消遣，因此有一部分出版物供給他們，那麼這種文學雖會發達，但無將來性的。

文學家常為時代之前驅，凡是社會還不在要求的，或者社會所並不要求的，往往由他們提倡，阿諛社會的，往往被他們擯斥。

不但在理論，在文體，形式，也要有工夫，過去十年，這方面的工作除了拉丁化理論之外，反而在退步着。

要曉得從前讀者多為學生和教員，近來的雜誌讀者也有很多暴發戶在內。因此我們的文學作品也有低級化，作家要特別當心。

不要怕空白時代，我們應當退而準備，準備文學家的素養，準備作品，研究文體，整理餘贅而清除古典之引用或者不良習俗，為這種目的，空白時代正可利用他。

烹 齋 雜 記

(九)

表妹做女職員，自己會賺錢，可是做了幾個月之後，她說因爲事體太少，要不做了。

許多女子做事體，她們說這個不肯做，那個會做，結果弄到什麼事都沒有做了。

可是使得表妹要換工作的原因另外有，就是，她拿她的薪水回去，慣於通通交給她的母親，結果等於不賺錢。

女子要什麼獨立，在中國大家庭制度之下，不過是這樣。

她說她已經打了主意一定要幫我，自說自話的來了，現在她替我打掃書架，揩書桌，磨墨，寄郵，抄字，買香煙，買點心，種花，澆水，煮茶。我送她買衣服，靴子，燙頭髮和吃的錢。她用不到拿薪水，已很滿意了。

女子要獨立自營，平等自由，還是不要的好。

文 化 和 文 藝

我國人往往把文化和文藝混同着。如說文藝先行於文化，而哲學是在後面的，這樣說就似乎把文化和文藝的混同分開了。我此刻並不想來把文化及文藝嚴格地定義，先就常識說幾句：原來文化有政治經濟哲學數學理學醫學及藝術都在內。藝術之中，文藝常在前，凡一社會都以文藝家的思想爲先鋒的。

可是我國或許不這樣，似乎文藝仍在文化之後，原來我國科舉時代，文藝還是同做官同一的意義。這使得我國古來文藝人怯懦，他們愛祖述先人思想，不先把自己批評，不把一切文化先消化後作文藝。這一點，我們祝目下文化工作的進步，同時希望文藝家努力，不要跟在文化之後，也不要混同以爲文化卽文藝，文藝卽文化。

烹 齋 雜 記

(十)

天下學者很多。其中有一部份人，自信爲學者，因此自負力很大，但他們一本正經，極力用功，進退具學者禮貌。他們的研究能力很好，但欠缺餘裕及批評，猶如坐轎登高峯，在醫學者中頗多這樣的人物。

另一種，心不在學，但也深知學問有用，綽綽有餘，但缺思索，這可爲政治的學者，所謂「良藥良相」即屬於這範疇。

第三種，雖有學問的自信，但不表於外，能作批評，觀學問之全豹而能指導，有餘裕愛綠蔭之逍遙，這就叫通儒。他們攀山，不向高峯也不賴坐轎，喜好週遊山腰而待其自然到達山背。

世界許多學者，多是第三種態度，研究思索，深入蘊奧。但在我國利用厚生的思想比較重，所以這種態度不易風行，全國學生的風氣也不「愛知」。

通俗和消遣

社會人對於文化的素養不同，他們能理解的文藝作品也不同，所以有許多比較高深文體之作品，如需叫大眾理解，不得不用淺近文字來寫出，那麼這就叫通俗文藝。如把社會上事象，用淺近文字報告，給讀者一快樂，或者把他排列很多，放在他們手頭，給他們翻開來看看也好不看也好，這種東西可叫消遣文學，消遣文學如有人生，心理，理想描寫在內，那麼就變成通俗文學。如果他阿諛大眾，羅列些卑俗文字，所謂的徒然迎合，那就成鴛鴦文學，我們把所謂純粹文藝叫他們淺近化成通俗文學也好，叫消遣鴛鴦文學加精神成通俗文學也好。文學如無理想在內，他要陷入消遣，供給消遣或阿諛大眾，不是真正接近大眾。

關於識字

識字有兩種：一種是小孩，女子，走卒在賬房先生旁邊學得幾個字。

還有一種是上學；上學的裏面再有兩種：一種是：「之子者也」，一種是「父母兄弟，我的你的」。

後者學來的識字者免不了拘泥老句子，不當心，一下子要給人罵：「文理不通」。

走卒的識字，錯字百出，但人不罵他，因為那是不值得說着。

我久在外國，歐德羅典文都弄過，可是不很通中國古典，所以我寫的東西，「文理不通」，沒有「文藝味」，有人說新穎，有人說東洋風。

二十年前我點檢康熙字典，曉得我識字三千，我相信，再不可多識字了。多弄文字戲要妨害白話文的普遍化運動。

我不懂山要水，風要月，花要鳥。近時許多學生一面寫別字，一面讀古文。再把新文學家的白話文當教科書，模倣而作

文。

排除老式結構，把所想的直說，纔是文學普遍化的路。

烹 齋 雜 記

(十一)

牽駱駝的青年愛上了一個少女，他們天天在葡萄園講戀愛，他等她的生長。

少女家對面有一個老頭兒，他想，我快老死了，未死之前要弄得到這個少女。「射將先射馬」，他就去問少女的父母把少女要到了，未結婚之前老頭兒請客，少女先不理他，可是老頭兒有錢還有才，少女聽他的有趣的話慢慢的高興起來，愛上老頭兒了，她伸手去摸他的白的鬍子。

我有幾個女朋友，有的要我講文學給她聽，有的要我不住寫信給她，有的要跟她玩，可是還沒有一個摸我的鬍子。



鴛鴦蝴蝶派文學

鴛鴦蝴蝶之要素爲：甜蜜的戀愛，禮教上不許的，多多有各種手段的，有智者的紛糾。他們的舞台有古時的升官發財，現時的經理發財，古時的後園亭子，現時的旅館舞場。

一般人屬這派之作家。的確，新文學的一切文字，雖有戀愛，倒多多是禮教的，所以對於禮教的中國人心理多多符合。我國青年缺少素養，所以他們的個人沉思常被壓迫，沒有個人發展。飲食男女雖爲人性，但禮教叫我們偷偷摸摸的看淫書，而表面上畢恭畢敬，所以色情文學作家在文章末尾常給壞人「同歸於盡」，「以快人心」，但是大家知道這不過是說說。

社會上一鬧新文學，色情文學即成爲偷偷摸摸，等到社會不壓迫，色情文學舉出首來，所以我想那不如給色情文學自由發達，以提高素養之方法，把他改變。不要給下婢戀愛硬在後園小屋之床沿上，給他走上前庭噴水下成裸體立像，大家讚美，那麼不美的東西自然可以消滅。

烹 齋 雜 記

(十二)

清朝末期，表面上看起來，女子全不上街也不讀書，其實他們在家庭裏，也有行政權，有的女子也在讀書作詩。

從外國來的宣教女先生只看這個表面的情形，就提倡女子解放，女子職業，男女平等，並且禁止小老婆生的小姐進教會女學校。

因為女子在家庭裏的行政能力原來很好，這個口號頗合胃口，在民國初年，女權運動頗見發達。

可是被解放了的女子終究喜歡找尋歸宿，尋着歸宿後喜歡掛着職業的空名而不願實幹。不過要有歸宿須先有文憑，因此女子便成爲虛名之找尋者。

有一個小姐到上海，她的伯母勸她不要進高中吃苦用功，告訴她自有方法可以騙到文憑，勸她專門交際男子。這成爲近時女子之理想目標。

因為我國家庭中，女子的行政能力向來很好，她們都成爲現實主義者，反不如日日在烹飪工作中的女子易成爲浪漫主義者。

戀 愛 與 結 婚

我國近人把文化和文藝混同爲一個，同時，也把戀愛和結婚又相混在一起。

沒有一個女子談到戀愛之時不在想到結婚，交際一個男子時候打聽他是不是配於結婚。

而同時，沒有一個男子在交際女子之時，不想要出於戀愛之上，同時要隱蔽他有老妻子在。

結果，戀愛是表面，結婚是實。

於是，我們的文藝作家，如果談戀愛而不談結婚，青年男女不會信仰他，因此，文藝家寫的，無非是結婚交涉史和結婚生活史，一見相識的戀愛，久親相好之戀愛不能存在，見物必問價，問價查貨真，這是吾社會對於戀愛和結婚的態度，而文藝家並不反抗之，這是文藝家的墮落。

文 言 與 白 話

在某一會議，有人提議說，新聞紙要給他通俗化些。

對於這個試題，議論很有趣，有人說如改白話，字數要增加，新聞紙張不足之時，這是難辦。有人說，通俗化不一定要用白話，對何種人說話，要用何種語言，不可一概要改爲白話。

聽這種主張，我們已經夠了，我們已可以看出復古思想。

誠然古時送四句絕句可以表示戀愛者，現在要得寫一段哥哥妹妹的肉麻情書，新聞紙上如果都是這種文字，肉麻要死了，不過如果我們寫『我的父親死了，幾月幾日開喪，你們請來弔好了』者，如果用簡潔明確的語文寫，要寫『寒門…禍及…苦塊…飛回…匍匐…博士…院長…主任…泣血…頓首了』。或者至少，說一句。『還有缺額，可以來報名』要說『查……起見，……以利民生而維教育』，這不是鉛字的增加麼，不客氣說，凡不會寫白話文者，從來沒有寫白話文者，在頭腦中把他寫慣的文章翻譯白語之時，好像要翻成日本文似的難過，我

們要曉得，日本文比白話文更長，可是日本報紙之四頁內，包容着比我國新聞四頁更多的內容。

其次，對甚麼人講話，要用甚麼文字，那倒的確是對，當然我們要認定你要給他看的是誰。可是辦一雜誌新聞誌，批評之先到者，總是同道，大眾多都不響，對於同道，其實用不到宣傳者，我們最怕他們來鬧。

調查讀者已有之文字上知識，利用他們的程度而寫作，是有道理的，同時，供給他們應有的知識，作應有文字文章之標本，那也是要緊的，新聞雜誌是大眾的，最好是給她大眾化，不要給一部分人專讀政治，一部份人愛讀煤球，一部份人愛讀副刊，一部份人愛讀桃色新聞。大眾趣味之平均，同時為民族思想之合一，為這目的，對什麼人講話要用什麼文字一點，要更改為：用文學之各種道路，導向一個中央點。賢明讀者大概可以不必再多講也明白我這意思了，事實這些問題已太陳舊，五四運動時候的綱領說：

- | | |
|------------|-------------|
| 1、 寫有內容的文章 | 4、 不為艱難字句呻吟 |
| 2、 不摹仿古人 | 5、 不用陳舊套語 |
| 3、 注意表現 | 6、 不用故事 |

7、不用對句

8、不避俗字俗語

這八條至今仍是真理。

烹 齋 雜 記

(十三)

虎能卸物跳過山谷，能噬食牛馬，牛能負數倍重於自己之物，整日行走。這是草食與肉食動物不同之所在。牛不停在吃東西，虎吃飽了以後整日的睡覺。

牛是理想主義者，虎是浪漫主義者，牛吃日常習見之物，他想在吃足以後纔可以安逸；虎吃不易找到之物，而且不厭辛苦冒險。

我國人一般愛現實者，都不了解羅曼主義。他們看見安逸頹唐者，把他稱做浪漫者，其實他們所指稱者不過是遊蕩者輩。他只見虎之吃及睡，他們不見虎之冒險前進。

文 人 和 娼 優

我國文人是要考科任官的，他們不能和娼優隸卒成爲伍。

讀書人不勞動，勞動人爲苦力人，所以我國讀書人不肯打掃自己房間，俯下去揩一揩地板的。

可是新文學流行之後，要學外國人，寫劇本，演話劇，這是沒法子了。

見有人在寫卑俗文字，銷路比我們的大好，仔細一看，都是消遣或鴛鴦，因此攆斥他們。

他們娼優看起來，一點不要緊，他們不要面子，任你罵我。

對於大眾讀物，我們希望不要用撲滅主義，用改良主義來改良作品，從我們文雅看起來，我們淺近到不像樣子都不要緊，淺近到底，我的藝術的香氣，仍不會失去。

烹 齋 雜 記

(十四)

女子慕名文人有兩種，一種女子以爲有名卽有錢。可是等到她們曉得了鉛字上排着的名不值錢時，她們都告再會。

還有一種女子愛文人的作品，可是等到文人寫出別個文章，就告再會。

現實主義的女子走前面之路，羅曼主義的女子走後面之路。

女子是美的，我們儘她們發展一切缺陷，但仍還發見其中的美。但如果文人不肯爲女子犧牲而升官發財，女人卽告脫離。那麼給她們脫離的也是文人，所以古詩人說：

「衆美人呵！你們發揚你們的光輝，開放你們的花蕊，做你們的灌注夢想笑回枯骨的人兒，只望你們給我們喚起一些詩料……但不要去批評什麼好歹」。（方女士譯西哈諾）

畸形和文人

我們年輕時，在日本，見一美女子，因此作美麗的詩，送給他手裏，她的書包裏，或許登在同人雜誌上。

有一個日本的朋友，到銀座街上店裏去偷 Bromide 女子的照片，做成一本畫集。

有一個日本朋友，不是沒有錢，定要在人家店裏偷一個個柿子。

日本的朋友，同到山野，咆哮其聲樂，到小河旁，去朗讀他的詩，到茶室，論他們的音樂，到美術家處，討論他的美術論。

這些文人長大，成現在的文人，夕刻在大飲，通宵徹夜寫作。

我國文人，文文雅雅，最多在茶室喝一杯茶，或者談一談生活，這是我們祖宗的可悲的遺傳。

烹 齋 雜 記

(十五)

著者跑進海特公園，在草地上和小孩兒玩，小孩問：「你的皮膚爲什麼是黃的？」此刻著者看見那邊樹下有人在接吻，等一回兒和小孩兒離開了後，就轉到樹下去，看見他們還在接吻，再轉了一刻去看看他們還在接吻，所以著者不再等了，就回去，在路上對自己說：「好極了，」回到家裏還在說：「好極了。」

有一位小學先生，讀了一段英文，回家去對他的太太說：「我們要接吻」可是他們發見這是辦不成功，因爲兩個鼻孔裏出來的炭養氣太不衛生了。

我在這個時勢說這種話，或許有人要攻擊，可是請放心，因爲在我國，手續太麻煩的事體不容易風行的。



急忙談三句曼殊

(一)

內山書店老板交給我一本「浙江文化研究」，叫我要寫一段東西，開出來一看，曼殊歿後已經二十六年了。

編者對於曼殊的理解也很好，這也給我一個親愛之念。

曼殊的病歿是我的二十歲左右，我從十歲已在日本，如要見他，倒不是不能見他的，不過孫文黃興就因為留學生常歡迎他，所以倒看見過。

誠如編者在說，曼殊活在轉換期，我們就已經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了，所以一向也沒有想問過他。

近來社會停滯，給我們有工夫想想往時，因此我嘗讀過柳亞子父子的全集，調查過他的日本逗子的住居，他的病症。

因為曼殊的生涯和性格已經很明白，我們只要做多少的批評和分析就夠了。

(二)

汪大燮駐日本公使很久，清廷不曉得怎樣獎勵留學好，所以指定五校，凡是考進者都可以得官費，因此海內許多讀書人都來留學了，東京的學生太多，到處住滿，再有革命黨，出版物。在這個時候，不論士官學校，美術學校，大家都可以入學。曼殊得汪公使的介紹入士官學校，也是這時候的事體。

革命黨人也大都在日本，同盟會也在日本，民報也在日本印刷，大家意識着自己在清朝異族治下。

過去有科舉之時，及格後可以獵一官，現在沒有了，文憑仍不足可靠，所以獵官而不得者，不得不另外想法，同時凡是有點素養，就可以成教員，曼殊一面因為沒有錢，就不得不到處做教員，而他一旦不以旅行爲苦，從此發生漫遊癖了。

(三)

曼殊文集中誰都說到他愛吃，且患胃病，關於這一點，我們不敢亂說，我調查過他的健康狀態，可是沒有好的結果，他的愛吃，或許要原因於他的久留日本，原來我們來去中日間者

，往往對於吃的問題，到這邊來就吃壞，那麼去就愛念中國之大吃的。

至於他的痢，我們如推想，要想到原蟲赤痢或腸結核之類，我的過去的文章，已傾向過腸結核，此刻不敢多說。

(四)

曼殊的國籍問題有各種各樣，有的說河合夫人帶來的，有人說蘇氏的。所謂他自己說有不可說的苦衷，河合夫人，靜子，妹，等等的態度，河合夫人是否一次到過廣東，乳母之言等等都成問題。柳亞子也一度改變他的意見，北京的村上知行氏也有解釋。

我想在此地索性不去討論，光說一個意見於下面：總之，他是一個完全中國人罷了。原來很久留在歐州者，很久留在日本者，都受彼國之影響，這個事體特別在初年時代是利害，他在中國過初年時代，受中國習慣之影響，到日本之後不退回河合夫人之日本家庭，全在中國留學生之中，那裏免不得成爲中國人格了，如果日本人因爲發見他是日本人，因此把他作爲日本文學家，那麼錯了，或者因爲中日間開始打仗了，因此忽

的要把一個日本人作為中國人，那也不必。原來他的行動，性格，著作全是中國的，他從未為日本文學寄與什麼，日本也棄他，他也棄日本的。

(五)

能找到河合夫人，那是很好的事體，如果生存，她還是八十歲光景。我在逗子時候，想過這個事體，因此去找逗子櫻田八番，找到一家人家，據說是近來造屋住的。

我國人對於一個特別之人，往往很容易造成一個龐大的墳墓，曼殊的墓也造成了，不過我國人不愛清掃修理，不知道曼殊的墓現在怎樣了。

(六)

最重要的事體是曼殊的作品，他的著作在五四運動之前，有人把他置在舊文學中的，許多文學史家當然不評論新文學。我簡單的說，近世新文學，在清末科舉廢止前後已開始，外國影響而來的政治小說等就是，而卑俗作家之被視為賤文，至於此時就有新文學借新形式來開始，把大家之心中清清楚楚說出

者就是五四運動。

而在這個文雅人辦的五四運動之前，以老的形式始創中國近世羅曼主義文藝者，就是曼殊，而曼殊的文藝，跳了一個大的間隔，接上創造社羅曼主義運動。

烹 齋 雜 記

(十六)

與客談話，他說：現在還有許多人，喜歡用毛筆寫字的，毛筆寫的美麗的字，愈藏愈好看，不像鋼筆寫的要變色。所謂文房四寶，至今更被人珍重。

初次把文學作品橫排的，記得是創造第二期，因為我有一個歌曲，刺戟編者，索性全部橫排了，我佩服編者的突然的改革，可是這個改革又爲了因循，漸漸的復元到文房四寶去了。

我的客也以爲這種事體有碍於新文學運動。

烹 齋 雜 記

(十七)

太陽照着洞庭波，
我們魂兒戰慄不敢歌，
因為她叫照波女士，給我憶起這個詩句。

可是她並不是女英也不是娥皇，她是現實的一個女子，她有理智的眼，黑而散在肩上的髮，可是喜用黑鵝絨衣包着她的身體。

她愛寫美麗的信札，渡過幾條海，翻過幾重山送到我這裏來。

從前有個德國女子叫伊達，爲了要逃避結婚，叫某外國的醫官帶信給后，求她援助，這在鷗外漁史的小說中可見。所以我送她一個名叫伊達。

伊達愛寫美麗的信札給我，她在信中當然並不提到愛我，我也不住的寫信給她，談文學。這個信札的來往，我不知道要繼續到什麼時候？大都女子，結婚了就不要文學了，但我總預備寫到白髮而手顫的年老時期。



魯迅的偉大

一

有人說：「魯迅之前沒有魯迅，魯迅之後無數魯迅。」

現在，可恨的編輯者，要叫我來做魯迅的朋友，魯迅的同道，魯迅的親眷，要我寫一段文章，我老朽，新時代文學家叫我要怎樣，我就怎樣，唯唯諾諾。

魯迅在「新青年」，加入新文學運動，我沒有參加那個大時代，魯迅與創造譏罵，我像小丫頭般在角子裏看風聲，不一刻，東家又要好了，小丫頭看見魯迅坐在內山書店，不好意思的溜出去了。

找不到人申明冤死之時，小丫頭也可以成爲證人，小丫頭今已成老朽，真正的魯迅的同志出來，我就立刻自打巴掌，曰，該死該死。

秋天高，空氣透明，木犀花香偶然聞着，賣菊花者挑担在馬路上，令我們覺得又一個秋天來了，在這時期住在一條馬路

，怎麼不能碰到魯迅先生。

一部破汽車停了，出來一老人，一見乃知是魯迅，我溜過去了，因為魯迅周圍有很多青年，我怕青年，雖說見魯迅面色不好，仍不敢去拜訪一次。不料三四天後他死了。

郁達夫對我說，現在你們和魯迅在筆戰，不過不要去管他，我們去看他一次。因此我們到橫浜路什麼里去看他，同時也看見他的許女士。

我的魯迅親眷話講完了，字數還不夠，正好，我的豚兒離開我很遠，我留三句正經話，供他參考，並以完此篇。

新青年的新文學運動誰都曉得，此刻不必講，魯迅也在其中，後來，這許多人左左右右各有分化，而魯迅一旦到過廈門，又在上海了，沒趣的創造社諸人，從日本留學回來，如張資平所說，以為不讀歐洲文學三年，不足以弄中國文學者，他們要找一個人來同他筆戰，那就是魯迅。他們罵魯迅的落後，魯迅也剝齒以報，戰了一年，忽的，合一了。

你試研究中國新文學史，可以曉得，新青年時代的啓蒙運動，他們對於白話文，新文體，都很努力的，他們是時代的前驅，可是另外來了一部隊伍，以新羅曼為標語的人們，他們以

爲自己是最前驅，這種意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因爲事實是這樣。

年老而不用功，固執自己年輕時之美和功，不能轉變修正，那最不好，好像電影明星摸摸往時女王之照片，說過去怎樣的美，誰都不理他了。文學家爲時代之前驅者，他不必顧慮一切，不必左右加入政商，不必怕沒有飯吃，情願如杜甫餓死，不要學孔子恨天恨地。我們發見魯迅之偉大也在此地，但恨魯迅之前魯迅無數，魯迅之後不見魯迅。

有一個最笨的文學青年，見我不談老文學家的事體，他以爲我和魯迅不對的，賢明的讀者當然明白，我很看重他們周家兩兄弟的。那麼你以爲我和還有一個兄弟在和平者要好，所以不說這個兄弟好麼，那也大錯，從我看來，他們兩兄弟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弄文學到底，以明白的意識，爲時代的前驅，雖然我不贊成他們兩個人的文章太難而不易懂，因爲我贊成文字要是大眾的。

別人是否偉大不必去論，要仿偉大也做不成，最好俟有坑窪之一日，給前驅者都入坑中，後來者在其上跳舞。

二·普式庚·高爾基·魯迅

一個時期，爲紀念普式庚的一百年，同時在北四川路有一個紀念會，在法租界有一個銅像揭幕。其次，我忘去了那一個事體是在前在後，這個時期高爾基死了，也有過幾個紀念，而魯迅之死又在其後，所以這三件事體是發生在一二年間的。

魯迅是那年那日死的，我倒記不明白了，我在他逝世的三天前，走過他的家，看見他從一部舊汽車中，戴着那一頂舊帽子出來，我同他點了點頭的，可是誰都不知道他要在三天之後死了。

秋天之天空明朗，街上有菊花之一日，我去參加他的開喪。

關於魯迅的業作，已經有很多評論，我在此地用不着介紹什麼了。我們從前的主張是不做翻譯而要創作，不用舊的思想和文字，所以對於魯迅的不易理解的文章及社會批評，我沒有十分的興趣，不過同時因爲那個緣故，他的文章受着從中國之土地及家庭出來的青年的愛親及理解。爲了這個緣故，他的下面有一大羣衆，那要特記的。所以魯迅所諷刺的才子結果以才

子而完結，而他却在把握中國和中國青年，當他的死，一切社會人都哀悼他，也有道理。

上海事變前後，他的生活是隱居式，往往坐在內山漫談。他的青年仍然的多，毛病漸漸的侵犯他，他不十分介意的樣子，我同他住在一條路上，看見他的時候，常同他點頭。

我近來想，男子也有一個四十多歲時候的更年期病，人在這時，關於利欲名聲壽命會有身體的不調和及混亂狀態，此時人或死或隱或高昇，不然就成不三不四，魯迅在這時候死了。譬如，如果清朝帝國不成中華民國，魯迅也不至於去留學，或許在一書房中弄弄筆硯了，如果沒有新式文學，那麼或許他在寫古文了。爲了中華民國，就有很多的不三不四了。在這個時代之人波中，這一塊傑出的巨岩在妨害別人似的蟠居着，他在看人，看時代，而做針痛的批評，而再把他種植到青年之中去，這是不滅的。

秋天高，菊花香，大的人在香叢思慕之中。

（本文爲上海大陸新報要紀念魯迅六週忌而寫的，新中國報學藝欄把他翻譯登出，一時找不到譯文，所以自行翻出了，不料此刻又得原譯，譯得比我好，有一句似乎他翻錯，不過仔

細看原文，可以看出原文可以被解釋兩樣的，因為譯文比我的好，所以仍把他附登此地，以作一文二翻之對照標本。

『魯迅在回憶裏』

近年來，上海文化人爲了普式庚的百年祭，曾在北四川路舉行過一個紀念會；在法租界還建立了一坐普式庚的銅像。忘記了是在前還是在後，其間又有爲高爾基之死而舉行的各種紀念，不久，又有魯迅之死。總之，上海在此數年間，前後曾經紀念過三個文人。

魯迅是那年那日死的，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我在他逝世的三日前，曾乘汽車經過他的門口，他正戴着一頂平而舊污的帽子出來，我從車內和他點頭，打了一個招呼。誰也想不到三日後，他竟與世長辭，而在那明朗的菊花盛開的秋天裏舉行了葬禮。

關於魯迅平日的事業功績，早有各種批評在先，似乎可以毋庸我再來介紹。不過，凡主張創作或翻譯，不贊成使用古思想與古文字者對於魯迅的難以了解的文章與社會批評不感興趣，視爲例外，魯迅的文章，凡是由中國土地上生長的，從中國

家庭裏出來的青年，均能親加理解接受。因此他的下面，擁有大批羣衆，這是值得一記的。同時，魯迅諷刺了當時所謂才子者，終不過是一個才子而已。他是把握着了中國與中國青年。他的死去，自然應該爲社會人士所深悼了。

上海事變前後，魯迅的生活可說是隱居式的，這情形，已由內山完造氏談過不少了。這時，他的青年們，也漸漸感到病氣已經侵入了他，但他却絲毫不在意。我和他住在一條路上，會見面，不過點點頭而已。

我近來感到男子有種「更年期病」，（意即由青年期踏入壯年期或由壯年期踏入老年期所發生的生活和思想上的轉換——譯者）人在那時，對於利慾名譽以及身體發生不調和時，就會陷於混亂狀態中。那時，人如不死，不隱居，不偉大，便會變成不三不四。魯迅呢，却剛走到這階段便死了。例如清朝，如果沒有變成民國，魯迅也許不會留學，而會在書齋中品評硯台吧。如果沒有新式文學，也就會寫寫古文吧。但是爲了中華民國正充滿了不三不四的現象，於是這位在紛擾時代的人羣中，傑出的巨岩似的眼中釘，針對着人，針對着時代，不客氣地嚴加批評，並且在青年羣衆中，樹立了不朽的精神。

現在又是秋高氣爽菊花飄香的時候了，我們怎能不記憶這個偉大的人物呢？

（編者附言）本文是晶孫兄為日文某報而作的，原題「普式庚，高爾基，魯迅」用的是日文，現在覓得原稿譯出，惟文中有一二處帶有為日本讀者觀感之語句，不能直譯，故由編者據己意改述，但並不竄動原作者的用心。希作者及讀者鑒原。

烹 齋 雜 記

(十八)

甘蒂穿一身雪白的西裝，西裝略爲古式，僅有一個嘴唇是紅的，莎西比形容她說，「非吻不可」。那正是「春城無處不飛花」的春初。

甘蒂一身雪白的西裝，裙裳比一般流行者長而大，僅有一雙靴是黑的。

甘蒂令人憶起海台山城外的大學生春遊。

甘蒂伶俐，她怕被戀愛所虜，她愛上大學生而不與他結婚，學識不能換美人。

「海台山」戲劇中的甘蒂也有這種性格，所以老教授僅能看着甘蒂而憶起他自己的青春，老教授可是也等待伶俐的女子，在年老以後，猶能憶起他的學識，再在花下作一席談。



魯 迅 墓 前

某日，一部汽車，我們去看魯迅墓。

萬國公墓的小樹木已經完全光了，魯迅的一個小小的墓標上的一個磁製照像已被敲破，海嬰的字還很好。

我看別個墓標，找不到一個被砲彈打破什麼的，也同時看見凡有磁像而遺磁像在用手能達到者，大都被敲碎，只有很高者，就都不被敲碎，所以磁像的破壞我斷定是精神病的破壞狂。

江洪先生把墓標之向前斜者，用手向後推正，因為墓標沒有石脚，所以好容易移動了。內山先生對墓標敬一個禮，川添先生拍一個照。

一個正方墓地，一塊水門汀小墓標，很配這個人物之墓，不必多裝修了。

從前阿拉伯人來寇，記得德國之名將麼，還是在中學所讀

現在忘去了，他的部下把一條清水水流先堰止，然後葬將軍在河床之下，再通清水，藉此以免蠻人之來辱，我中學時代，聽中學先生讀此德文之詩，與先生同下淚而哭。

希望把那個水門汀墓標拔去，成一片草地，希望草地再成野草之地，那麼魯迅可以不要孤單地住在墓地，回到他所愛的人那邊去。不要給愛他的人來玩弄他。

二、魯迅，佐藤，內山

魯迅搬到大陸新邨之後，因為這個房屋比較好，我們覺得這是為他的健康有好影響了，此時社會情形雖並不好，可是魯迅有一部羣衆，即他的門人在跟着。常見他在內山書店坐坐，或者馬路上走過，此時他正在弄着些板畫。內山完造氏為上海內山書店主人，他留滬已很久，他的書店中所陳列者為新刊的比較所謂高級些書，他對於我國文人買書，供與種種利便，尤其是對於一二文人之缺少利便者供給些利便，他對魯迅也如此，魯迅找房子，付自來水自來火費，各種小事都很幫忙，往往我國人辦不到的事，他出來辦，情義很深，有如親戚，他也極會弄文學，但當然不進一步談我國文士，魯迅一九三二年給他

之信謂：

見四月二日貴翰，暫時到日本去居住之事，我早前已夢想的，不過現在我決定那是不十分好，所以決定不去了，第一，此刻離開中國，就要弄到什麼都不曉得，結果要弄到寫不成功了，第二，如爲生活而寫作，定要成爲一個賣文家，對隨便那一方都不中用了，那麼佐藤先生增田君都要爲我的稿子奔走，這種討厭的人物跑進東京真不是對，我覺得日本也還不能夠講真的話，一不小心，要給大家迷惑了，如或爲了生活而寫讀者需要的東西，那麼又要賣文生活。

各位的好意誠爲感謝，因爲不知道增田君的地址，所以請轉他，要他請轉佐藤先生致我的感謝。前天我回到家，周圍很冷清，當然不景氣這個事體也要影響到我，但我也試來勉強吧，如果再有天砲飛來，那麼再逃走罷。

書店每日仍去，但已沒有漫談，所以很冷清，你什麼時候回到上海？

希望早些回來。

這是內山主人正在日本，同佐藤春夫們商量請魯迅可到日

本去生活的回信，佐藤春夫是日本的有名作家。日本明治以來，初期之作家多合出些錢辦一小小什誌，二期文士貧病而共在煩惱憧憬之中，三期文士漸漸有稿費可以生活了，四期文士收入大加，如菊地寬先生等，可以造屋宇開公司了，以後文士生活總不至於過分困難了，一九三二年魯迅在上海困苦，內山佐藤們覺得到日本可以安定寫作，商量出來索性叫他日本去，佐藤與芥川龍之介是兩個很解中國古典，愛中國文學之人，再加一年輕之增田涉氏，他們不比近時日本文士之慣於富裕而不理解我國文士之又窮又不能用功，很能看出吾輩之思想的苦悶及生活上困難，所以想出這個辦法，不過魯迅爲種種關係把他拒絕了，我們在上面信中可以看出一切。

佐藤，內山，能知社會上苦勞，有意爲吾輩文士出力，他們中老，知社會，知同情，或者是應該，但也須感謝，要謝他們有情分。

室 齋 雜 記

(十九)

上海是人們可以互不相關地生活的地方，前樓和亭子間裏住的人，連他們的名姓都可以不相識。從前靠着兩三朋友拿一兩本雜誌，帶來幾句消息，總算曉得一點外面情形。事變以前，很少朋友可以看得到，報攤書房不接近他們，所以無從談到今日之上海文化界。

最近發見一個新事實，就是上海似乎還有兩三個同我一樣老朽的人物，這些老朽腦殼中還有些科學與藝術之遺香，可是如果要叫他來辦什麼事，却是不中用。

我又發見，這些老朽，因為洗不清他的古董氣，什麼羅曼主義，自然主義，所以應該抹消他們，可是在二十才青年欲舉斧頭之前，他們已酥癱倒地了。

不過如果你給兩三個老朽集會，他們定會談論如舊，往年青的思想，仍然隨口而出，因此我又發見，他們雖自嘲老朽，但那不過是個幽默，他們又似乎不老朽。

老朽者，在他們未死之前有許多工作要做，整理些舊文章呢，寫完兩個被忘去的文學家的傳。因為他們不要名利，所以默默的在工作。

說到上海文化界，我只能報告這一些，老朽不好驚動他們，老朽一受驚，怕要沒氣了。(為某紙徵稿而寫)

日本文學之什

(一)

悼島崎藤村

藤村生於明治五年，正和樋口一葉爲同年，我還年輕之時，見「新生」或「櫻桃之實成熟時候」等，他已經五十歲光景了罷。我們那個時候留學日本，可是沒有把日本文學用功，反而研究歐州文學，因爲那個時候，日本的羅曼主義自然主義都成爲我們的踏腳立場，藉此研究二三十年前歐州文學的。中國新文學五四運動，又正是再過二三十年。

我們在日本之時，正是日本新文學全盛之時，明治之初期羅曼派已經過去，正是「明星」等的中期羅曼主義時代，所以除非特別留心者，就不注意到這「文學界」或「文學雜誌」，如像「柵草紙」等就往往在舊書攤上發現也不去注意他了。

「文學界」出版於藤村之二十歲或二十二歲之時，不過繼續六年工夫，靠透谷等的努力，成爲友情細緻的文學團體，成爲明治初期羅曼主義了，他的歷史的價值恐怕要十分尊重，硯

友社的人在弄「粹」的文章，或者戲作家在弄鴛鴦文章之時，他們就在明確立場上發展日本文學所傳統的羅曼精神，這是同中國最初的羅曼主義提倡者創造社很像，創造社也以友情把苦悶和熱情呈給中國國民精神的。「文學界」和「創造」之短命也很相像。文學界因為遊離民衆而高蹈，創造因為沒入大衆而停刊，兩者也有相似之處。

藤村的「新生」已成單行本時，徐祖正兄已在把他翻譯，我同他在東京附近往往相見，有時在葉山海濱偶然不期而在避暑。他有时漂泊，走伊豆之溫泉，以後不能見他了。近日我在北京看見他住在一小院，他招我同到花園藤棚之下啜香茗，並不多話的過了兩天工夫，我雖不很愛藤村後來的自然主義傾向，和他們兩位的靜寂生活，不過十分敬崇他們，我在混沌生活中過活，那幾天他招我在靜寂香茗之前，使得忘去社會一切之不調和生活，憶起「新生」的作者及譯者，是個至大的快樂。

烹 齋 雜 記

(二十)

我在病床，友穿一身日本衣服，加上一條禮袴，他說要出雜誌，他發表我們的羅曼主義，我驚而喜。

不久，友對這本雜誌題個創造名，就則他在担心，被人罵名好而實不能符，我對他鼓勵了一下，雜誌出版了。

現在，我已老朽，不敢再造什麼，我成爲孤獨的一個人，狗也敢退三步而不敢對我叫一叫。

不過，在春天之朝，我會同鳥聲而起，寫美的詩句，送我的好友和愛女子。

可是，因此要說羅曼再造麼，不是，一聽見社會上成羣的文化人，我的氣成遠，我即成骸骨。

日本文學之什

(二)

一、評所謂中日文化交流

不知覺的翻着一份舊報，上面看見有文化交流之字，這字向來不甚看，但偶見著者把日本之文學分爲十二期，因即引我興趣一看，又見這是有一位要人所寫。

文中指摘着說，日本的浮世繪我們大家不甚看慣，川柳俳句等如不能解，那就不能理解日本趣味等等話。他還在問着中國人研究過日本神道麼，讀過「蘭學事始」麼，讀過萬葉集麼，知道歌舞伎麼等等。再也在指着有許多人把日文沙士比亞翻譯中文而不承認其從日譯翻譯的。

這引導我到另一個考察，的確日本人是會看我國人的南畫會作漢詩絕句，懂老莊之學，讀過舍密，會讀詩經易經，也知中國舊劇，再也把西洋文從原文譯來。可是我國人呢，正如上方面所記。

於是我不得不學著者結論說，如要文化交流，要儘量的把

日本的文物由中國人介紹到中國，中國的文物由日本人介紹到日本。的確，日本留學生到日本，沒有一個人把日本的古物留心過，他們除參觀博物館後又忘去了之外，每日在讀的是化學工學電學等，如或學經濟學法律的人，却又讀的是歐洲的學說。原來他們沒有工夫來研究日本的各種「趣味」，因為「趣味」不能換錢的。

日本人的知道中國，却反之，他們到了比較年老，就開始各種消遣，漢學爲其一，可是這個漢學與現在的中國是遊離的。

他們並不要從中國得什麼好處，結果，他們不會作八股文，不懂時文，也不懂中國士大夫思想，所以每一個日本人，跑到中國，都初次經驗中國人的性格。

現在，日本人之到中國者日日的多，現在他們解釋現代中國人了，那麼不一刻中國古學大概要不合日本年輕人的「趣味」了，而同時我國人與日本人合同工作者日多，漸漸的知道他們的性格趣味了，這是交流接近的實演。

可是這種初步交流止於初步交流，這不過是看見洋人必須握手之類，吾們的著者所謂的讀萬葉集知道歌舞伎那樣事體，恐怕不是一時可以達到的，人人要理解外國文學藝術念真髓，

這是辦不成而也是不必辦的，只要有很好的介紹者，叫他們各自的負擔介紹一部分工作就好。但是他們的學問要是很深，他們的介紹工作要是普遍妥當。

近來日本人翻譯中文很多，內中可發見一切的奇形怪狀，這是彼國戰前的翻譯均由幾個專門的人工作，而近日爲了出版界歡迎中國人著作之故，就有這個現象，轉譯日文沙士比亞固然不好，但我此刻桌上一本法文譯來的劇本中有大錯可以到處發見，這無非是到過法國而並不專門者所譯之故。直譯原本往往毛病與轉譯日文成爲一樣，參酌雙方倒是補救的好辦法。

所以我想貢獻一句話說，就是：文化的範圍至廣又至深，萬人並不要研究一切文化而且不能，國家應備有學者之相當數目，把外國文物從事研究之外，兼也作普遍合理的介紹，凡是日常生活無關的東西，沒有工夫的人不會來研究，我們只要有以文化介紹之方法來介紹其梗概，文化介紹的目的在提高一切人的素養，令其自生批評能力，成爲他在社會上工作之指導精神。

二、新感覺派

當中期羅曼派演變為後期羅曼派的時候，便忘去了煩惱與憧憬，略有些頹廢的傾向。在當時東京的報攤上可以看見兩本雜誌，其一是叫「文藝時代」的，另一本則叫「文藝春秋」。前者瘦青年，後者肥肚皮。於「文藝時代」中，可以看見幾個才子，創作新的文體，這文體便叫做「新感覺派」。他們有才子的感覺，所以一般的人不易看得懂，他們的文章很像我國前人所做的象徵詩，但經過仔細分析，仔細考慮以後，便可以明白其真意。

現在一時倒找不到他們的文章標本，沒法，且從晶孫的『音樂會小曲』中抄一句：

飛沫，飛沫，飛沫的白，白，白，白；然後眼睛裏是鑽頭在水晶裏的感觸，口中吸的空氣，吐的水，青空的一細片，還有一——還有是他，和她的白的衣裳。

這不是完全新感覺派的文章之標本，不過略為接近，意思是跳在水中者，在水中張開眼時的感觸，在水中吐出水沫，看見一片青天，同時看見跳入水中的女子的白色。

後期羅曼派之有頹唐的色彩，乃是因為社會上自然科學變成更精密，人們對於頹唐的主情主義，有些感到不滿足了，那

時日本一般前進的青年，都從頹唐悶氣之室，走到空氣新鮮的花園中來，吹着爽朗的大氣，這便是新感覺派。

不過新感覺派雖說從酒宴客廳走到花園旁邊，但却不能行至花園中而成中期羅曼派，也不能走上喧噪的街上而與左翼之羣合流，仍在花園邊挺着胸靜坐着，腦中有昨日的酒暈，加以自己尚未經驗的精密的科學，似乎了不得精密，又以其對於古典不甚考究，所以就弄成感覺的文字，這時還有人再三在研究 Puzzle 小玩意，從此也就可以證明。

因爲才子的才氣，不能維持長久，所以「文藝時代」不到三年停刊了。以後我還見到「文黨」及其他數種雜誌，因爲他們沒有心緒來寫長篇文字，所以鼓勵人們寫短篇及「掌篇」。

新感覺派主要的人物，有片岡鐵兵，橫光利一等人，在日本也很著名。不過他們後來也無法寫出標準的新感覺派的文字了，現在能夠買得到他們的著作的，都已不是真正的新感覺派的作品了。

要把新感覺派的文章譯成中文，十分困難，日本文有漢字與日本字混着，故能以文字的形態來表示其感覺之特質，而讀者也有餘裕去欣賞，如見「雨雨雨雨雨」就可以覺得雨落得淋

淋，可是我國人則非用「淫雨淋漓」就不能表達其真意。但果如這樣翻了，那就不能成爲新感覺派。或許要說我國人的感覺不同，故不能翻，外國人感覺得利害的言語，我國人一點不覺得，外國人不以爲什麼的話，我國人感覺得利害，我常爲一個不以爲什麼而寫了一句，朋友可以因此與我絕交。

新感覺派在日本的壽命很短，因爲沒有什麼社會的存在根據，所以就算完了。現在介紹幾個文人，慣提到他嘗爲這派，不過從前鬧過新感覺派之故，總之，這一杯清新洋酒，不愧爲一個我國人不易親之美麗酒。

三、日本趣味

歐洲文學思潮之走入日本，與其走入中國有些不同。

歐洲思潮之入日本，先有隨日本的開國而進去的物質文明，如馬車火車等，同時文化方面也有大學之創設，帝國大學開始招攬學者，加其聘請英德法文學之有力教師，任他們的純粹教導，從此生出一批對於歐洲文藝思潮極有理解，而並非歐化（因爲他們在大學內，與歐洲進來之物質及新生資本隔離）的人才，舉幾個例子：

該培（Koeber）博士，德國人，帝大教師，到東京，講新學，愛門弟，對門弟指導研究文學很出力，同時他是個鋼琴家，講書二十年，歿於日本。

戶川秋骨，英文學家，帝大出身，對於歐洲文藝理解頗深，但並不是作家，他既學歐洲文學，所以對於日本的許多，尤其是日本趣味，沒有多麼興趣了，原來日本趣味從花柳界產生，可是先學歐洲文學者對於花柳界人物並不有好感。

夏目漱石，英文學家，帝大出身，善於歐洲文藝而同時寫平易的日文，此時日本之小學教育普及，因此一般人都能讀報紙了，他的平易的小說出來，大家歡迎，所謂文藝大眾化者，先須把文章寫成淺近，他的文章雖不俗而淺近，他也是一個不能理解花柳界及日本趣味者。

島崎藤村，教會學校出身，所以傾向英文學，理解歐洲文學很深，同時作詩，新體詩從彼時盛行了，初走上羅曼主義，後傾向自然主義。

其他人們，除自己理解歐洲文學之外，沒有人不為日本文體作嘗試。

光看上面幾個人，我們可以看出他們都是學識精深，理解

哲學文學，再能顧慮到大眾，推動文學的人，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們已把歐洲文藝思潮移成日本人能夠消化之程度。

同時，此刻我們再不得不介紹一個從日本國內的，傳統的文學中產出的文藝家泉鏡花。

泉鏡花是個沒有機會讀歐洲文學之人，他的文學是日本江戶之傳統，江戶時代的文藝中有我國傳來的思想，江戶時代之傳統中無非是有鴛鴦思想及妖怪談。他在這種傳統中，與歐洲思想全然隔離，文藝家中又只有他能觀察花柳界人中之情與美，歐洲思想之研究者不嫌一切歐洲來的東西，同時不愛一切日本趣味，例如漱石秋骨都喜嘲笑妓女們，或笑男子坐在席上淺酌之類，而泉鏡花就不同。

試舉一段介紹日本趣味的文章：

他靜坐一刻，吃這沒有一些油混着的素麵，遠遠聽見三味線溫習會傳來的雜音。他正想要回去，向廊下走出一步，對面來的一個中年婦人，一看可見她也是一個從小以來在風流界生活的人，梳着清涼的，風也會通過的日本頭髮。

「啊，你少先生在這兒，今天溫習會，爲什麼不聽？」

「愛，太擁擠了，進不進去。」

她向對面的房間去，引導他到沿街的房間，那兒許多純日本裝的中年女人和少女，都在看街對面樓上的溫習會。

「謝謝你，謝謝你。」

「那裏有這話——嗎，天熱了喲，少先生。」

這時候，拉她的日本衣服的高襟，開她胸，右手執長袖向胸一揮。

她這時候的襟腳的美！

這一段文章，借某作家所描寫，略為表示日本趣味中之美與世界共通的美有些不同，這種日本之趣味，他的特色為日本之風土，加以什麼與衣服之美術，再加日本之封建時代武士精神，纔成立的。

我們外國人，不必須會溶入日本趣味中去，好像說，我們年輕人，不必學年老者之趣味一樣，也不必叫大家懂日本人之趣味，如我們不必個人理解陶磁書畫古董一樣。不過研究日本趣味者，應該把他消化之後，以通俗易解之立場，不因為友邦而須捧拍，也不必談少見多怪，應該靜心研究，然後正確地介紹。

烹 齋 雜 記

(二十一)

捕吏追強盜，趕到河邊，見有文士在船中讀書，近而視之，他的書是顛倒的，強盜讀書不求甚解。

十五年前，創造發刊前後，我查康熙字典，知我識字僅三千，我就相信，再不可以多識字，多識字不能把文字革命。

文字要爲大衆的，大衆沒有空閒來窮文學之理，文字僅爲符牒，「吃」是吃，「人」是人。

古來士大夫靠文學度生活，現在仍然，所凡以不解古典者連中學生都來打倒，所以許多人一知半解者，自飾謂「不求甚解」。

文學家中一部份人可把文學當寶庫來研究，譬如垃圾筒，把他仔細研究的是公共衛生家，把他利用的是乞丐。

先祖淵明，一代文學大家，他嫌垃圾蒼蠅似的許多人在窮其文理，故謂「求甚解」，豈知今日有許多人借他當作牌子。

願吾同人，同來作普遍的文學運動。

日本文學之什

(三)

一、介紹日本俳句

俳句爲日本短歌中之一種，他的歷史此刻不記載，前年周作人先生介紹過，但我手頭沒有他的文章，不能引用，今總合而言之，這種短歌是：（一）用「五七五」共十七個日本假名而做成，（二）這種歌的精神普通很清高，故沒有諷刺，戀愛，不像「川柳」的有揶揄，（三）常須與四季有關。我們外行眼光中，與俳句類似者有「和歌」，和歌爲「五七五」後還有「七七」之後半句。其他，類似的「川柳」不雅，一看其文意即可明白，和歌與俳句一看頗類似，不過多加十四字，使得「和歌」「轉身得轉」，所以造和歌之人與造俳句之人多不合一，像耶穌教中天主與新教之不合，如果你把俳句說錯了說「歌」，就要受他們的矯正。

二、俳句的形式及方法

うそ寒や兵營に沿ふ葱圃（爲使理解譯意如下）略爲冷呀
，沿兵營的葱圃（秋）

廢屋にうなたれ立てる向日葵（同右）廢屋之傍，俯首地
有向日葵（秋）

這表示有一個物件在此地，而對於這物件有一個形容詞，
這不外爲 It is a……

大どかに塔陽を斷てる刈田かな（同右）割了稻的田，有
個塔的影子橫在着（秋）

夜更けて軍靴の音や秋燈（同右）夜深着秋燈下聽見外面
有靴聲過去（秋）

這是兩個情景，都是「……着在」的意思，如我主觀者
有：

紅の蠟燭燃して月を待つ（同右）紅蠟燭燃着，在等待月
出（秋）

不過這是未必爲主觀者，又可謂有什麼等待着在，那麼描
寫心理的有：

戀猫を叱りて娘物を思ひ（同右）罵了吵着的春貓們之後
，少女思情（春）

今は亡き猫の爪跡障子張る（同右）愛猫已死了，今在貼着其爪跡弄壞的窗紙（冬）

概觀俳句的形式如右，至於文法，我却不敢寫了，因為後面所述的理由，爲了字數之限制，文法可以異常的壓縮改變，例如：

網目にするどき鉄蟹を賣る（同右）鐵絲網，蟹挾利害，在賣着蟹（秋）

這是壓縮成亂七八糟了。

三、俳句的精神

俳句是澀的，澀是什麼東西，是可以風月而不可花鳥的，即枯而淡的。日本之有學者有道者，功名都足或未該功名而隱居，那樣做的，用這限制着的字數，再不能發展成什麼的，但也因爲這個緣故，一般年輕而未熟文章的，也能嘗試，試也不出毛病的，可是，這是外國人不十分懂該國文學而作詩之類。

日本和歌之大師芭蕉在他的「山中物語」中說：

はいかいは道の花とみて智を棄てゝ愚に遊ぶべしとぞ（俳諧者要是棄智而就愚的）原來，讀了萬卷之書，有人會論盡

論之道，有人會作文學詩譜。上海的若江教授在他的美麗隨筆之中，指摘說他最愛科學家的隨筆，他說得不錯，我們在空洞文章中不能幾見有美麗，例如：

新月是我女人的體型，滿月却永遠是她底臉龐，爲展開甜美，給我們照耀撫慰光芒，滿月樣的臉龐永遠沒有朔，只有望。

這種文章如果在我們眼睛前面排着班，那麼我們要難過了。可是科學者的隨筆中有他的毛病，就是銜學，我看得，凡是科學者在他的文章中可能的把他的科學的自貢棄丟了之後，他的文字纔有美，所以此刻，我們却指摘說，正在稱讚科學者隨筆的若江教授自己的文章却是很美了。這就是芭焦所謂把智丟去了的情景，但是俳句就把這個智丟得太多了，丟到差不多再沒有了，這就不是枯淡是什麼？他們看見花鳥，就以爲這是戀愛，但是他們見戀愛不覺得什麼美，所以他們並不讚戀愛，所以並不把：

戀猫を叱りて娘物思ひ

以爲善，什麼這種句子只可以送給坐在「長火鉢」前說笑「川柳」家去了，比這個句子更有品位的是：

今は亡き猫の爪跡障子張る

正在補貼窗紙之時，就想着已故之貓了，我們外國人却不懂這種句子，不過在俳句之中有名的却是：

古池や蛙飛びこむ水の音。(同右)古池呀，田雞跳下去有聲音

那麼，給我們年輕有情熱之人，要理解這個美是不幸的。可是我們青年却也理解：

都城在雨，吾心中亦雨……

的這個有名的詩，所以如說：

秋的山呀，青。

那麼我們不生什麼感興，或者說：

秋的山呀，你大。

秋的山呀，你是我的希望所在。

這後面兩句因為我國青年寫不出文章時勉强的字句，例如說；

滿月，甜笑永遠地展開吧！

或者

新月，一線光茫！一線希望！

這都是說願望，不是說的「山呀，青」似的客觀，如或我給他

叫中國白話新聯句的：

我愛鉤藤樣的新月，苗條的，纖瘦的

我愛荷錢樣的滿月，渾圓的，潤膩的

這又是主觀。

給我停說愚舌，再批評下去：

網目に鋭き鉸蟹を賣る

爲現實主義學者，這是一個大照片，

夜更けて軍靴の音や秋の燈。

這是浪漫，如或：

今は亡き猫の爪跡障子張る

在這些文字中，有兩個共通性的是不容易找到。

「爲什麼」（都市之雨使我心中也雨）

「我要什麼」（我愛什麼）

「你怎樣罷」（你永遠笑罷）

等記述，那麼俳句只可以跟定着 It is a ……了。這不在乎在數的限制，限制是什麼？外國人看見以爲限制者，其實不是，那不外爲老成之枯淡自然叫他在這短小的句子內把他的莫大之智慧收容着了。

四、青年與外國人

可是日本青年之不熟其國文學者也很容易辦這個詩作，爲什麼，就是這十七個字在「保護」着他，也不是受限制，也不是他們老成。外國人達到相當程度，也可以試作了。

不過這種形式雖可以，不可以的是精神。如果有道理的青年，他馬上會注意到他的熱情和感覺還不能造這文字。如彈一個詩於鍵盤之上，要不過是個再現，詩所要的是要他生出來的。如果他是外國人，他也可以曉得這個小詩雖爲日本文學之世界的高峯之一，青年不便弄他。

在末了，我們羨望着能俳句之文筆人，可是也恨我的情熱還不能作此枯淡文。如或有人以爲我是個終竟不能理解日本俳句之人，那麼我想與周作人先生同歌說：

停年や秋の陽ざしに句を作る（同右）快要隱居了在秋陽之下造俳句（秋）

（我們老了，談談俳句，你們還不要談之意。）

五、再說日本俳句

周作人先生介紹過日本俳句，我沒有見過他的文章，不敢多說，不過相信，以他的學識和理解，他正是我國介紹俳句最適當的第一個人。

我雖能看懂俳句的作意，和他的精神，不過我不愛他，或許可以說，我因為有緣故，所以不想愛他。

「爲愛俳句，爲要提倡，因此介紹」，這句話不適用於我。

六、俳句與形式

此刻雖不論日本的詩歌，但可說一句：他們的古詩直至現在新詩，都沒有發音上之押韻，因為日文用「假名」，押韻雖可能而且存在，但不能嚴格實行古詩長歌，後來發達出三十一文字之短歌，而一面又產生十七字之寸篇，這就是俳句。

在我國如有十七個字，儘可以表示詩意了，可是此刻所謂十七個字是計算所謂假名者，不但不能充分表示，並也不能照日本之正式文字法表示什麼，因此，俳句有他的特別的分野了。

我們如果把一個簡單事體，要用幾萬字寫成，那麼可以找

尋很多的事實例證，來證明一個事體了，往往這種證明可以把一個完全反對的結果證明出來，所以長篇與短篇小說，各各有其分野，如果把一段材料故意延長。那麼這篇東西成爲無用贅說，如或把應該寫長篇的東西勉強寫成短篇，那也不行的。

我國小說方面，長篇如紅樓夢，中篇如浮生六記，都已有過去之發達，短篇小說在新文學運動後略爲有之，而沒有多多進步。詩歌方面，舊詩不說，新詩之中篇，因爲容易製作，大家多嘗試。

那麼當然從此可以曉得，那一種詩人能把握那一種風景或情景，用那一種文章來表現，我們可以知道詩歌也當然要有一個分野了。

日本在其新文學運動以來，長篇的新體自由詩，中篇抒情詩，都有製作了，至於仍舊遺存着的和歌中，長的沒有人寫，三十一字之短歌因爲容易抒情，所以中期羅曼派借他好好的來培養出浪漫之花，而其俳句，從古不變的仍在風行。

俳句爲世界無類的短詩，他把文法無視，作一個異常的短縮，爲了這個緣故，雖讀日本文法的外國人也難懂，光讀日本會話的外國人更難懂了，這個短短文字之中，他寫枯淡的風雅

，不寫熱烈的抒情，所以俳句中戀愛又爲禁忌。

無論那一個國度，一種文學發達到相當程度，定能生出公式及硬化，使得一部人相信自己是正統，借其勢力來排斥新興的一切，俳句界也不免有這些事，不過這個事體在我們外國人眼光中，倒也不是重要，因爲我們看來，他們的正統與否，相差之處太少了。

七、俳句的精神及其現代式轉變

從俳句的形式，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他的精神了，俳句不是抒情的地方，只在留着文雅的地方，不過日本缺少空洞的文雅，他們的文雅免不了封建武士精神，日本之武士精神沒有殺氣，却有禪氣，日本武士善作短歌，僅有風流隱居者善爲作俳句，他們枯而淡了，雅而不豔了。

可是各位可以看見現時差不多沒有一個日本人不作俳句，連年輕公司職員都作俳句，這是什麼？這是因爲發達到最高峯的這個藝術，因爲其文字之大不自由，反成爲很自由可以把他排列了，於是許多許多人高興在做，而做出之俳句往往會比宗匠更工，這也表示這是文字之戲。

此刻我所述俳句精神，因為我要為我國人介紹而這樣說，並不是為日本人而寫的，如果日本人寫給中國人，他們就不這樣說了，所以諸君如見日本人而問他俳句，他一定有他的理論，這也可傾聽他的主張，不過我們外國人，對於外國出產的寸詩，我們不妨有我們之管見，我並不勸讀者們在日本文學精神弄俳句，理解俳句，如果他等到考究日本文學，用得到研究俳句之時，那麼也再不必看到我的介紹了。

八 一茶的俳句

身邊沒有一點俳句的書籍，腦子裏記着的俳句寥寥，為免得去問別人要借書看，在南京路一個茶室叫「一茶」的樓上考慮一下，同時把他那邊的壁上所懸之老「暖簾」上句子看看，先介紹幾句：

宗匠（俳人，即一茶）步上院子，見一只可愛的小田雞，有句曰：（譯意）「瘦蛙呀，莫給別人打敗，我一茶在這兒幫你的。」路上麻雀成羣着，對面有馬車轆着東西來了，一茶之句曰：迴避呀迴避，小雀們，馬公來了。

一茶見着蠅在把身體掃抹，有句曰：「不要動你的蠅拍，

蒼繩在拱手拱足的敬禮你」。

一茶在冬日，見麻雀獨居樹上，句曰：「來和我玩呀來和我玩，你還沒有雙親之雀」。

一茶宗匠，灑脫，有情味，他是吃過苦的人，善做句，在上面拙劣之譯意中，可以推想。

俳句之容易給我國人了解者已介紹在前面，不過他的真髓還在更淡泊之處，秋日薄暮，他見秋雲，他的句謂：「秋雲之將薄暮，尙可見對面橋頭」。或者他見草庵客人之草履上有露水，作句曰：「客人之草履上有露呀，草庵之門傍。」不過這種句子我們怎可以把他譯成中文，我的確不贊成我國人把俳句直譯。我提倡如果要用中譯文來傳俳句，不如多用些字句來譯他們的精神出來。

九、俳句的幾個小規矩

俳句有幾個小規矩，就是無論那一種句都應分爲春夏秋冬四季中之一種，其次還要把句的主題提出來，當然這種事體或者可以說爲俳句之分類。不過正統派因爲有因循之發生，常開俳句之會，把舊題新提，以風月花鳥，作爲題目，這樣一來，

俳句成爲很不自由的事體了。

他們慣用的有植物動物，及人們關於植物及鳥蟲之行爲，當然往往有人事，特別如病中或忌日等題。

原來俳句之開祖松尾芭蕉等是博識之人，可是後來公式化，那麼有各種便當東西產生了，如高濱虛子作有「歲時記」者，記述各種題目，及作例，從此俳句可不見實在物件或古典而作句了，這就是正統俳句之八股作文化。芭蕉雖說：「句以不工而自然成調者爲善」但這句教訓可通用於一切文藝。而不被實行。正統派之例有芭蕉之句謂：

夜短，驛路上鈴聲在耳中。

加賀千代女之句說：

早朝，牽牛花牽上了釣桶，不忍累他，向鄰家討水。

忘名之句謂：

與老妻沒有話可講，同燒小乾魚（意爲窮苦，患難夫妻生活）。

或者我的：

退休呀，秋日之下作俳句。（日本規矩凡至六十歲，大學教授須退休，意思爲退職之年紀將到了，可從容地在作句）

在末了，要介紹另有一種東西，就是似而非非句，他有川柳，這是揶揄的，有色情的，不高尙的，不雅的，不分四季的，所以他是簡潔滑稽機智諷刺奇警的，且有罪科，通姦，賭博，賣淫等都在內，所以一般人「不得不」輕視之，我們外國人不得不用努力來分別他。

還有一個事體，就是三十一字之短歌，與非句不同，這俟別的機會再談罷。

烹 齋 雜 記

(二十二)

亞克涅斯·培爾諾愛爾是亞烏克斯堡市的一顆明星，她有黃金之髮，害羞之目，全市都讚美她的絕世佳色，亞爾伯來希脫在卑微之家發見了這一顆明珠。

可是亞爾伯來希脫王子是一個大少爺，他遭遇着父王的反對，他後來爲了父王把亞克涅斯弄死了而發狂，但結果他還娶了別個女子而安然爲王。大少爺不能爲戀愛而殉身。

我有一個亞克涅斯般的女友、她也有問令我見了她便要眩惑的光輝，我偶然看見她，我的心可動搖了半天，她的含羞的身腰，不時浮現在我心目中。可是我做不成她的亞爾伯來希脫，我只能成爲她父親的徒弟推囉拔特，但我還沒有像她那樣綑帶小姐手指的機會而可以向她說：

「你的手，有一次當我綑帶傷口的時候，如果師傅不在，我要以吾嘴唇來吻你的血，那傷口的血，紅的，恨我是個徒弟。」

我的亞克涅斯，沒有給王子找到，所以她貞淑地生活着，我也爲了她而情不自禁地戀慕着她。

赫貝爾的這悲劇，我愛她。



中國文學病理學

說一句不怕奇矯的話，就要說如果懂一點病理學，就不想討論中國文壇了，此刻講幾句或許文壇人不喜聽的話。

清朝時代，如果我們說做文學，那就是指科舉之考試，因為那個時候弄文學而考試及格，就能做官，如果不能及格，那麼要流落成商店管賬之類，所以青年們連四書五經也不研究，專門練習八股文。

唐宋時代的自由早已消滅，八股文世界，枯燥無味，除了考試之外全無用處，那麼一般人在其消遣之中，還要閱讀稗史之類，科舉不及格而一部份有天才者，成為這種文學之作家。

所以我國文學之病史，從思想方面說，可分為官和私的兩面，官的一面為禮教，私的一面為卑猥或家庭小說，從文體方面說，可分八股文言及大眾白話兩種。這兩潮流在清末已成，後來的新文學運動也沒有能夠把他搖動。

我國文學在五卅運動時，發起一個革命，這個革命之發生遠因在科舉之廢止，因為國人受新式教育之後，無依據地，漫

漫然去留外國，才知道言文要一致的用白話，避外國者把洋氣文學移來，混沌地革命了一次文學。

革命未完，大家的口舌反用於出風頭，沒有弄得徹底，所以現在所有之病徵有：許多人寫的文章仍然有文言的精神，雖有一部份白話小說，仍有八股式對應，因為我國人的思想中忘不了八股式考慮過程，蔑視感覺，譬如一次橫寫的白話，現在找不到了，各種文章之試作也全然停止，口頭話與白話文脫離，白話文中引用老句，口頭話中，也引用不少老句，外國的文學全不介紹，如有介紹，不過把容易翻譯者翻翻，自國的古典，也沒有新的介紹，紅樓夢水滸都成消遣聖典。

卑猥文字在文學革命之時，急忙自己縮頭，忘去出來主張自己的生存權，文學革命導師忘去了小人有色情，所以他們的論陣中，雖多少有過戀愛，但是沒有顧慮到別人之色情，所以色情與戀愛又遊離了。

我國之民族構造，有一批宗族思想，自家人要相互庇護，冤家要相罵到底，因此不能有文化批評，文藝上評一作品，評一事件，如果是是非非，那麼人見他說非，要恨到你要死，從此就不得不一黨一黨的串同進行。

上面舉重要病徵，那麼病理很容易理解了，也不必多來解釋了。根據這些觀察，我對於我國文壇，仍然的很悲觀，這是我不是很高興想參加文壇的理由。

不過，如果有個青年來問我說：那麼你替我想個出路纔好呢？我不得已說：

要做文體改變運動，檢討我們自己所作文章之內容，整理文體，雖不全如口頭，也不可以用很多的老句，同時爲愛簡潔而用文言之人，想出比較簡單可用的言文一致體。不用引用符來借用老句子，各地俗話之引用也須減少，字數也要限制。

第二應該把新式文體思想推到小學教育去，整理其字句灌注白話及言文一致思想，給可憐的小學教員和文壇發生聯絡。

第三要找尋或建立文學之高級研究機關，集我國及各國文學主流之研究家，但不可以像既成古董之無爲的繁難考古。任這機關之研究員作文化批評，文壇當然不是在他下面，不必受任這種思想家之影響，所以禁學者之抄襲一時高興之文章以裝樣子，囑他們爲通俗的批評。

大小報副刊間之隔離要除去，官私文體之隔離也要除去，

禮教白話小說與鴛鴦小說要相互改良。把可利用或引用的材料應用，科學的方面，文學的方面，還有很多很多東西可以介紹，那麼文壇人不會閒到沒有事體做。

病原漸次消滅，那麼精神自然會好，雖有許多毛病可以一針一劑就好，這個毛病要化很長工夫，要有很大的耐心，方針一貫，一面作根本療法，一面作對症療法，醫生只可以有一個，不然一個病人要被衆蟻解體。

學醫的幾個文人

醫學是把人類從生物學的立場觀察，研究生體的作用，再把他的病變研究，用物理學的化學的材料及方法來考慮治療的。所以一次研究形態生理，再次靠病理產物來演繹，三次把他用治療來註解的。

更加，病變一定攜帶着精神的症狀，如痛苦或氣爽之類，或者有幻視妄想之類，所以醫學又參加人的主觀生活。

文學不是辯駁政治之用，也不是抄一段社會上結婚史或捧罵之具，要是抄出人性（*Menschheit*）之工具。

文學家用他的知識和感覺，做這個工作。在這一點，各國古來，文學往往陷入模仿先人做文章之弊，沒有廣汎的觀察，沒有自然科學之參加。這個情形，在作文課堂中常見之。

醫生往往有人走入邪道，成爲營業家，不過同時往往有人，從觀察病症而入觀察人性，把所觀察的人性、以作文藝作品

此刻介紹幾。學過醫學的文人，省得多寫不少理論。

哥德誰都知道，他的時代，學問較廣汎，他特別還研究自然科學，他雖說沒有進過醫學功課，但是他一定已經考究到這個學問，他叫浮士德說：

唉，我把哲學，
連法學和神學，
可憐，再加上醫學，
都用切實的熱心讀過了。

（找不到郭譯，暫譯意）

席勒父親爲軍醫，自己也學法律，醫學，哲學，初次穿了軍醫服裝回來，諸女子笑他像兔子穿長靴，後來羣盜上演，背父親而出奔，不做醫官而入優人之伍了。

柴霍夫在莫斯科學醫，有醫生的精細，從滑稽而諷刺而正經，後期作品再不可以笑了，同時他也漸漸的離開醫生。

施聶滋勒記得是鼻科教授之子，記得在維也納學醫，在醫院實習過，掛牌上午七時前看病，一年中來過一二病人，小說出版後不再做醫生了。

魯迅留學日本，進醫學校，不久退出，進學之動機如果是醫學救國，那麼他錯了，退出之動機大家知道，他並不引用醫

學於他的創作。

達夫入高等學校時爲醫科，因爲表示和哥哥不對，改爲文科，他也不引用醫學。

沫若爲什麼學醫，倒不曉得，他一面進行醫學，一面進行文學，一次想放棄畢業醫學，他的醫學知識及見識都很不錯，不過創作中往往要抄出醫學。

晶孫卽我自己，祖父隸太平天國，父不贊成做官，故命學醫學，入大學，把Haeckel的宇宙之謎改爲四個，自己欲擔當其第四，意識的問題，故弄生理學，後來知四個自然科學之外，還有社會的病因，所以走入公共衛生，不敢把醫學混入文藝，只想科學的正確和感覺之須分析。

森鷗外爲明治年間之醫學文學大家，畢業東京大學，入陸軍，成軍醫總監，通古典，漢學，德文學最深，對於文體也不住的有工夫，生活嚴格，早晨騎馬上陸軍，軍陣衛生之推行，很有功績，夜間弄文學，傾向羅曼主義，老後以科學的正確寫不少史傳。

木下杢太郎現帝大教授，明治文壇驍將，作品多詩，異國情緒，可謂新羅曼主義。

日本的醫學文人還有許多可以介紹，不過此刻有意停止，有好幾個臨床家，比較傾向通俗，有正木，小酒井等博士，還有詩人短歌人多人，這裏面齋藤茂吉最有名，隨筆家也有多人。

介紹之後給我說幾句，學醫而對於醫學淡薄者有席勒魯迅等，有醫學的觀察而不顯著者有哥德施弄滋勒柴霍夫鷗外空太郎沫若等，比較近醫生小技者有小酒井等，不過他們接近大眾，不高踏，我國醫學本身不發達，講醫學的話也不能給大眾理解，所以小技式醫文學幸虧不能發達。

烹 齋 雜 記

(二十三)

夜，很香，槐樹之花。

大都會之夜，車子在跑。

「我在二十年前，到過這個大都會，那個時候，我很高興，也有很多朋友。這一次，你要我說些話，我也沒有得說了。我從前天起，在藤棚之下，不做什麼，同老友坐着，已經第三天了，這是對你們（新聞記者）是沒有用處的。好像女子說，二十年前我是美的，而今四十歲，對別人講我二十歲時怎樣的美，那就別人也不會有興趣的，——以下給新聞記者紛失。

晶 孫 自 傳

一歲，還不曉得祖父是屬於太平天國而外祖母屬於大清帝國少宰之家庭。身體的遺傳有紅綠色神的異常和輕度魚鱗症，祖母以爲我誕生在冬至前後，被腳爐烘乾皮膚之故，色神的異常是後來大學生的時候在生理學研究室發見的，精神的遺傳不能簡單記錄，太平天國和大清帝國的相剋在血管之中。使得不會勇敢而也不會走官邪之道，也使得人成爲神經質的，不過這種怯懦同時成爲感受性的發達。

營養的不平均和感受性的銳敏使得小兒成爲身體薄弱，祖母的愛情給一個玩耍的小兒，不曝着太陽，不住吃高級食品，當然要成病弱，這個病弱一直沒有改進，終於一世吃苦。祖母爲要保存一個長髮亂賊之子孫，儘量隱蔽，還去弄門閭人像我母親似忠厚小姐來，但她的苦心真可欽佩。

五六歲的時候，大雨，庭中磚地上積着水約一寸，做竹葉之船玩，庭邊有秋海棠開着花，這是我最初的記憶，同時我記得海棠小花和葉子很美。

同時在一個廳上，有一方桌，向南坐着一個先生，大小幾個學生坐着，我也進去坐過一坐，這是父親爲我們請來的先生

再同時，廳上中央有祖母的黑漆大棺，父親在地上鋪着一張蓆，自己在棺下仰着把棺底漆，這也意識清楚後的記憶。

再同時，附近有惠山，坐船去上墳，從山上回來時，帶回小稚松，這是我所親着的自然驚異。

再也是在那個時候，聽見說外面有鄉會，因此跑出門去看，人山人海，鄉人的會過去，結果什麼都不見，只聽銅鑼聲。

七八歲，意志力薄弱的性格成立，入二三小學。父親爲舌禍，被捉去入獄約月餘。

十歲，隨父到日本，不久全家也到日本東京，小學二三年後入中學，在中國讀過一二年小學，因此所得的根底上生有愛鄉心，觀察外國又得愛國心，再和當時日本人之小資產性融合，成立自我中心的憧憬主義，彷徨在實現與理想中間，這種性格在那時候成立。

民國前的十月，那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留學生開許多自己以爲很有道理，其實都是隨便想到的各種集會，有一次去鬧大清公使館，見館員已不在，黃龍旗被弄下來，大家在一個大

客室內演說，一大盞電燈已打下來，義大利人建築的這個公館的跳舞地板上有人穿五毫錢的日本舊軍靴，滑跌倒地。正像歷史課所讀的法國革命。

因為要去弄熱鬧，在中學請假早退，學生監督原是軍人，他說又到公使館去聽訓了麼，我想，那是公使聽我們之訓罷了，不過現在想想，我的考慮誠是中國的考慮過程，我國人畏上面有權之人，而同時心中又反抗思想，那麼隨着大勢，就能出來雷同或反抗，如過力弱而他反攻過來，那麼逃走都快。

原來我國，富有現實，所以可產生理想，譬如因為滿清統治，就要民族革命，等到理想達到之後，忘去再來討檢，藉以豐富其理想。現實找理想，理想要再建於確實現實之上，可是我國人不做第二步的工作，腐敗打倒了，可是自己又來腐敗。我不久就悲觀革命的前途。

中學三年，戀愛着高等工業某教授的小姐。是吾初戀。德文課讀哥德魔王之類。羅曼主義的性格在此時成立。愛席勒的「手套」。校友有大官貴族，同至咖啡館，見文人，羨慕其生活。

中學之年，回家鄉，詣祖母墳，隨父遊杭州，父親掛律師

牌子。沒有生意。

中學三年，與某子爵的兒子相愛，時期雖短，羅曼的苦悶和憧憬此時最大。

中學已完，入高等學校，有許多中國學生在內，有各地方的口音，很難聽清，很覺得我能和本國人同學而覺親愛，不過有一個同學罵我日本風，我想，他不過在看別人的舉動而下判斷，我是中國理想之代表，可是我又想，舉止皮相很重要，我不吐沫手揩鼻涕，揮手談官話罷了。他却是一個怕蓋着虎皮者，此人有支離滅裂的愛國心，後來弄政治，混入外交，今已懷柔了。

高等學校三年，入福岡九州帝大，屬於醫科，住箱崎，步行到大學，聽講解剖學，這個科學不很有趣，不過我很用功，如第四腦神經有神經纖維四千五百條等，別人誰都不知道者即記憶之。

入某教授組織之大學管弦樂，担任大提琴，同時很努力彈鋼琴，夏天穿騎馬的長靴彈琴，以防蚊子。這個管弦樂為當地的音樂最高把握機關，所以從此很知道日本中央音樂界的事體。

二年聽病理學，沒有引起很多興趣，對於生理學很高興探索。三年聽臨床講義，課程仿德國，除去講過總論之外，全不講一個一個疾病之各論，走進講堂只見有一個病人，教授來講他的病症的一切，研究他是屬於那一種疾病，有許多稀有的毛病，如白血病等，學用患者連年養在醫院中，那麼罹病頻度多的毛病，聽講頻度也多。我國醫學院不能到這種程度，很可悲。

福岡市濱海岸，海岸爲元寇故蹟，郭沫若也學醫學，住在海濱，我住在街上，屋前一株大橘樹，結着蜜橘無數，沫若愛南國，見橘樹念起迷娘之歌來了，我不十分感覺。

書肆僅有丸善書店，但是讀古典已經夠了，我的遺傳着的反抗精神到處作梗，對於這個城市不很有趣，等到最後一個考試，耳鼻喉科的考試時候，考試材料爲一個美女子，見其扁桃腺真可愛，把這扁桃腺圖畫在正在手中之一本『獨逸浪漫主義戲曲』上。畢業的翌天早晨，已坐在火車中，到日本之東北去。

到東北仙台市，開始醫學研究，同時，聽些哥德 Wilhelm Meister 的討論，不過覺得不很有趣。聽物理學的講義，參加其至難的考試，比弄文學批評有趣。

仙台大學生的管弦樂不及九州大學的壯大，任其指揮連續兩年，自由研究交響音樂很有益，坐火車到東京去學習鋼琴，冬期練騎馬，不很進步。這時期在上海正是創造季刊改爲週刊創造日等等熱鬧之時，我在那兒度戀愛生活。

三年之後，不做博士論文，到東京，入帝大附屬之慈善醫院，隸外科，第一天，把已經消毒之手用毛巾揩，看護不交器械我，不一刻想到，大家大笑，我們不像我國之愛着相互看不起，我國醫院人在枝葉末節嘲笑別人，氣量之小誠可憐。

因爲我們是大學畢業生，不久要成幹部的，看護們明明曉得我們的工作不巧，但也不開口，我在手術室照教授的指示割了一個痔，以後天天換紗布，等到一星期後，應該好了，可是她生着一個和以前完全一樣的新痔了。爲一個人修脛骨，正在旁有人在切斷了一隻腳，要想問他要一些骨頭，看護長輕輕對我說，那個人有梅毒的。有一個兒子，吃了銅板，替他從肛門牽出，有一次有個手術，肚皮內忘去鉗子，也替她牽出，有一個女子腕上生一個肉腫，她說死也不情願做不具之人，因此騙她說：「給我試一試光割瘤，如果辦不成功，那麼犧牲一隻手，或許辦得成功，說不定辦不成功。」等到上了麻醉藥，急急

把手割去了，等到夕刻，去看患者，我說「瘻已取去了，手真可惜」她就落淚如雨，我愛她有 delicacy所以她的那一隻手的皮，就送給我紀念，我就把他製成一本簿子，後來她穿美衣來謝我，她已經很明白，同慶祝她的生命之歡樂。

初級的手術都會了，肝，胃，子宮等手術還不會做，初次剔出一個胃，過了一天死了，割了一個皮膚癌，死了，割了一個直腸癌，死了，教授交給我一個重症Bacedow病的美麗少女，等不到手術，死了。

醫學實習一年，夠了。時代略為變化，坐輪船回到家鄉，再到上海，郁達夫脫下來他的「大眾文藝」給我，編了六期，連創造社，藝術劇社，一同送喪。

一九三〇年，得一個研究室，想可以做一套研究工作。至今共十三年了，還不能報告我的學術報告。

烹 齋 雜 記

(二十七)

十年前，我得一個研究室於楓林橋，因即題翰林院學士之句曰：

余宅讀書室見校園靜寂中有日晷一座憑記子午之推移四圍草地水管盤旋噴水如細雨然散布花草之上晝夜不息……

五年前，得一小照，因此自讚之曰：

這是前年得意時代之作，一幅和平之氣尚可看得，吾生涯難得之照也，蓋人面之和氣可騙着一時之飯，如娼婦之面然也，吾人無人不惡疾面苦容，今吾掣蹙困苦，一見吾昔日之謙讓和容，吾自己亦解眉一安心矣。

現在，我開自己的小簿子，小小的讚：

暴風在眼前，這是吾輩所未嘗想到者，吾輩之夢想已被可怕的現實打破了，我們的美麗的幻想已被驅逐於天之四方去，黑雲出來將蓋吾白頭，吾知我世均不完善矣，我曾在苦悶之中，而今尤在，不過，我不絕望，我的幼年時的感情至今仍不被受傷，他在叫我抱着希望，吾仍嚮望。



記 創 造 社

近來不看什麼雜誌，可是有許多朋友很親切，往往送些雜誌來給我看，所以倒也多少知道些社會上文學作品。

有一次，文友社送給我一本「文友」上面寫着創造社的事體，作者很熟悉，所以得到知識不少。

我在創造社不是重要人物，原不敢多說，我老早說，香鞏老朽，青年之鐵椎未下之前，早已酥倒，況且創造社已解體，我們要不可所從棺木中匍出來討論，不過念到幾個重要人物的學識，作品，成績，又不得不從創造社外面來表彰一下。

一 張 資 平

有一天，郭沫若從東京回來了，因為我們是同學，我照例到他的住所去看他，原來我同他沒有談過文學，雖說他很歡喜把他的處女作登在學燈者給我看，把田漢和他的信件給我看，但我有十七歲少女似的害羞，沒有使得他知道我寫過幾篇小說，此刻他從東京回來，很高興的把他的一包東西拿出來，叫我

看，一篇一篇都是小說，他很得意，強迫要我，我沒法，橫臥在窗口，看了半天，他在旁給我說明，他說這些文章要去出一個雜誌，雜誌的名稱還沒有選好，他想把他叫做創造，有人說創造兩個字太自負了，或許設法用更客氣一些字，我急忙的說創造兩個字最好沒有了，不必客氣，只要留心造些好點文章好了，我第一次開口我的文學話，就是向他說，那麼有什麼方針辦，他說一句：新羅曼主義，我知道一切了，因為關於我的幾篇文章，我自己能批評那是屬於羅曼主義，但我不多響，他又說回來，問那些小說的意見了，這使我困難，因為我喜短篇，不愛長篇，長篇使我成爲莫名其妙，現在幾篇，都是長篇，雖說讀完了，但沒有一篇在讀了四五頁之後成爲非讀不可，讀了一段即欲放下，不過沫若在解說說，這些文章中以張資平的爲最好，我們把幾個小說調查之後，決定資平是真正的小說家。這些原稿大部份登在創造第一期。第一期因爲我沒有應沫若的要求，所以沒有稿子。這時候在東京的仿吾，資平，都沒有曉得我。資平是真正小說家一句話，此刻我要說明一下，我也合意，第一，小說家要觀察社會，資平把他辦的，可是沫若達夫只講自己的話，第二，小說家要寫萬人易讀的文字，資平把

他辦的，可是達夫有許多古典文學字句之引用，沫若有醫學或古典之引用，第三，小說家要耐心寫作，不住生產，不然讀書家要成如翹頭待桑葉之蠶兒，資平也把他辦的，所以，沫若在末了，說創造要能夠編得成功，資平很須注意，因為字數不夠時，非有他的文章不可，我就說對了，我們贊成那好像米飯與菜的關係。

二 郭沫若及成仿吾

第一期出版了，沫若有一天在我的桌上發見一篇小說，他定要拿去，我不給他，我好像害羞的十七歲少女，但是他拿去了。過兩天，他給我看新出版之「女神」，我贊他文章之美，他不幾天即去上海，之後，我在博多街道上，得一曲湘累之歌，把他抄在五線紙上了，在抱洋閣上試過幾次，給安娜夫人聽過，過幾天沫若從上海回來了，我給他看，他正是急忙在編第三期，他說要把這歌曲登進去，結果登進去了，從這個動機，創造全本變為橫排，我畫了幾張木刻圖，那時候的創造社同人對於裝訂都沒有什麼意見，現在第二期有很多進步，我有一個小小高興，其實那不值錢，重要的是中國文藝雜誌成為橫寫的是以這第二期為初次，沫若說把第一期再版時也要改為橫排，

但我還沒有看見，沫若是最初提議創造社者，當然他在博多海岸上與資平談過文學後，一度到東京，京都，名古屋去勸誘，仿吾，何畏，達夫等人，表面上是大家合作，主力免不了是他，好像他的骨格上，不裝資平之肉，不能成爲人的樣子，所以我們嘗研究過創造社之解剖學說，沫若爲創造社之骨，仿吾爲韌帶，資平爲肉，達夫爲皮。我正經說，沫若的文學素養在諸人中最爲圓滿而高深，第一他精通中國古典，不像主張以中學畢業程度中文來寫小說者輩（如我），他通各國古典文學很平均，而早絕不引用老句子作老文章，所以指導地位終不得不護他了，他還有一個絕好幫手成仿吾，仿吾的事體不多講了，一句話，韌帶之譬喻，說得最對沒有了。

三 郁 達 夫

希臘人說人之美，在乎人體，因此他們乃除去人的衣服，作許多不朽之美術作品，創造社中，文學之最美者，要算郁達夫了，他精通歐美德法文學作品，這是切不可以忘去記錄的，他是真正的羅曼主義者，不過他的皮，只有美好於青春時代，青春過得太快，一下子誰都不理他的年老之皮了，不成創造社的裝飾了。

我對一個年少者說過，你不要光以中學國文程度來弄文學，如果那樣去弄，觀察不能超過一點兒，描寫不能出作文的範圍，我自己，因為從中學讀德文，很有經驗曉得我偏着日耳曼文學，因此不喜北歐及俄國文學及南歐文學了，不過我乃精着一個德國文學者，我常佩服達夫，他能夠把英德法文陸續的讀，讀得考究仔細，文學不比講話，不是容易的事體。這句幼稚話至今覺得是真實。

四 何畏和陶晶孫

近視眼的何畏又是創造社的眼，他在第一期已有一段詩，沫若看見何畏，和陶晶孫一樣，沒有很期待於他們兩個人，因為前者話多文章少，而所講的話離開編雜誌的話太遠了，後者話少文章少，對於編輯出風頭全無興趣。

何畏學的是文學（？），但是後來以社會學畢業東京帝大，他不能全在文學之中，他愛論社會問題，可是因為他有些文學思想，不能成爲政治家，所以他的談論最爲有趣，後來在中山大學教書，成爲紅教授，也有道理。

陶晶孫有個主張，中國文學如要普遍大眾，須要減少字數，不用老句子，用淺近白話，因此他有意不讀老文章，可是他

不知道中國社會不合羅曼主義，自己的作品爲不合中國大衆胃口的羅曼主義作品，他往往見他的作品不受贊詞，何畏和晶孫對於創造社，沒有主人感覺，前者有社會科學的觀察，後者有自然科學的觀察，兩者都有奇妙文章，如前者之上海幻想曲，後者之木樨，都有非古典的美，兩者在日本時所做的戀愛，亦有奇特可報告之處。

兩者對於社會，文學，同人的觀察很犀利，離開創造社的中心，一個繼續弄戀愛，一個遠去弄科學，所以沒有多參加，股份不能多領。

五 田漢和鄭伯奇

創造第一期有田漢的戲劇，他和屠模等爲演劇愛好者，對文學的創造，多少有距離了，沫若對他很知道，不過在沫若苦悶無文友之時，他們還有文學上信件的發表等等，田漢沒有什麼感覺，沒有什麼精神？只對於演劇的進步努力，所以他不能和創造精神相合，所以棄創造最早。

上面諸人，是創造社在日本還沒有渡海回國時的人物，等到渡海，就有鄭伯奇參加，他是有意識地要成作家的，努力作劇本送來的，所以不比渡海前作家之有日本明治文學影響，古

典影響，那時創造已有名於國內青年，在這時候，沫若爲創造社盟主，把田漢之髮剃光之後，達夫編了一期，不管創造而專在映霞傍飲酒，資平去開樂羣書店出版小說，何畏的近視眼不知去看什麼，晶孫的耳聽不見上海的事體，沫若把伯奇的冠忽戴忽脫，略爲感覺寂寞。

六 王獨清和穆木天和白薇

因爲我不懂詩，很不敢談詩，但我知道創造社最初的詩人爲沫若，沫若的詩，重要點在他的形式之新及字句中古典之美。獨清和木天，在這一點不及他，不過兩個人之努力向詩人，都可指摘。他們誠如人體之交感神經迷走神經。

交感神經在人體中是個植物神經，說不出何處向何處作傳達的作用，迷走神經制止着心臟，不如其名詞之什麼迷着，這兩個不甚明瞭的神經在人體中雖不甚出風頭，但也重要，像加在菜中之醬。

獨清孤住着，因爲有一個緣故，許多人不去交際他，他的最後數年，幸有個伴侶，我知之，怕他不喜發表，此刻講正經話，也再不談到了。木天也有些戀愛的話，但我也不敢講話別人聽了，怕要發表的。

一朵花，叫做白薇，白薇不是花花嬌嬌的，創造社頭上的這一朵白薇，象徵他不久要有喪事的樣子，可是白薇是走向上的，有自我意識的一個羅曼主義者，因為創造社同人不很顧慮她，不如歐洲人之騎士服侍玉女，他過着寂寞的日子，在苛烈之天日下，還靜靜的鞭她的肉體而弄文學，我們沒有從她得女子的溫和女子的美，但她也是唯一一朵爲創造社開花的象徵。

七 幾個新人

創造社渡海到上海，出了好幾期，名譽海內，諸青年文士都知道他了，從此有許多人，抱各種不同的思想，有的熱忱地，有的熱鬧地，有的功利的，來接近了，舊人之中田漢去辦南國月刊，達夫出全集，渡海前之舊戚脫落之時，新愛人來了。這些名性，論創造社者大都不忘舉出之，此刻也不再多述。

創造社和那幾個愛人，產生很多眷族，此刻不說，那幾個愛人，是很好的少女，不過因此創造社爲了生產而很可憐，因此停止他的性命了，當然關於生殖器的話，有礙治安不敢講。

八 創造社的精神

創造社的肉體講完了，還留着精神應把他診斷一下，創造社的精神爲「意想奔放」原來國人抱固定因循的思想，至多亦

投稿二三於學燈等（沫若先投學燈），或模倣鴛鴦蝴蝶書留東外史之類。可是創造社因為他們遠離故國而生懷鄉病，同時不像留歐美之不忘功利，創造社的幻覺，幻視應可注意。

原來，羅曼主義是國家意識昂揚時代的國民的熱情之反映，所以羅曼主義者慣以飛躍的精神，走着向上之路，也不忘自我之意識。羅曼主義者對於永久和無限，有非功利的憧憬，有綜合全體的欲求他們不舉空洞的理想，他們立在現實，但也知道現實之苛酷，因此作自己的架空，雖在逃避於架空之中，但也切實供給自己以出路。沫若為創造社提出羅曼主義，我此刻把他說明如右，這個真理永久能止於真理。回人之離合，不必把他約人來，亦不必規定創造社定須是羅曼主義，不過創造社中，論功利者去了，擱在現實者去了，不飛躍不向上者不能跟上去了，沒有自我意識者亡了，空洞理想者翻了，到末了，精神雲散了，你要找他，羅曼主義精神永不會亡，但創造社沒有了。

現在創造社棺已蓋，人已去，靈魂昇天，僅留骨骼。我們現在可以不必從棺木中匍伏出來論創造，新聞報紙喜歡把他說，好像談談尤緒珍妃而論論清朝，那是一種生意經，凡是在

創造社多少有過關係的人，誰都知道創造社可以不必把他說了，甚至於創造社熱鬧之時，功利的趕來者，不知逃避而知出風頭，更不好的是創造社的兩個開喪者。鄭伯奇辦藝術劇社，陶晶孫辦大眾文藝的時候，出來的同人，和創造社精神離開太遠了，棺已蓋，趕到已來不及了。

記得該賽的「轉變」中彷彿有一段文章：

伊達：呀，是你麼？

男：是我

伊達：我們是從墓中出來，你知道麼？

男：是的，我們到了夜裏，就可以從墓中出來看一看蒼空。

伊達：你爲什麼死的？

男：我爲打仗剛死的，可是你爲什麼死的？

伊達：呀！你忘去了麼？我本來是十八歲的美麗女子，那天你對我太過份了，你弄死我，你忘去了麼？

男：給我們在晚上，向蒼天憧憬，談情樂，言熱情。

已經死滅的創造社，似乎各位可不必再論他。

（本文因當時流行譏創造社被迫而寫的）

烹 齋 雜 記

(二十四)

姪女要同我散步，因為那是春天，姪女愛把她的服裝成黑的陰影，春天的小公園都是青草，姪女要我講朱麗愛故事。

姪女要同我散步，因為那是夏天，墳山都是綠蔭，她的衣裳雪白，眼脛依然的黑，淡黑臉上有白粉敷在鼻上。我們找女子年輕而死的，大理石還新如她的皮膚，聖句美好的碑，她如妬別入之美似的抱着我的手。

姪女要同我跳舞，因為那是冬天，姪女輕飛如天馬，她理解音樂，我們的節奏像流瀑。我的鬍子梳她的髮。

姪女要同我戀愛，我要替她找一個青年，還沒有找到像我而僅只年輕的，所以她暫時同我戀愛。



創造社還有幾個人

前在風雨談第四期上，龔持平（我不寫慣敬稱，這是十五年來的習慣，近日文章復古，我也感染，往往寫先生兄公等了）有一篇介紹創造社諸人的文章，不久我寫一段創造社正經話，以為大家可不必來打聽創造了。但在他寫的文章中，見還有幾個人沒有寫齊，所以此刻想來添加幾個人，又因為一本風雨談給人拿去，此刻想不出誰是他所忘去介紹的，誰須補充的，所以本篇不能算是他的續篇，反成為我的另一個正經話。

一 張 資 平

清朝末期，中日有特約五校之設立，五校者，就是高師高工高商千葉醫專及一高，凡中國學生考取這五校者，概得官費，這五校都為中國學生特別設立一班，此中一高先讀豫科一年，使得程度能夠與日人學生競爭，然後分配各高校，然後入帝大的，現在四十歲以上之真正畢業帝大者，都是經過這一條路。此中一高的課程很特別，如果看見張資平作「曙新期之創造社」者都可以仔細明白。

張資平也是其中一個，他先在一高豫科，後在熊本高等學校，大概他加入回國請願袁世凱之團體，所以郭沫若入大學到福岡時，他還在高校，暑假他到箱崎海岸偶然在海岸與沫若相見，他大大的贊成沫若可辦文學雜誌，「創造」也從此產生，不過，假如沒有資平的鼓勵，沫若亦要創辦文學雜誌，沫若的苦悶，不會因此而罷，雜誌也不至於不出。

不過總之，辦雜誌的風氣，在那時日本留學生中很利害，「學藝」也是那時候的創辦，同盟會的民報也早前在日本辦過。

在這種基地上，資平到東京去進東京帝大地質學科了，他倒是個誠誠懇懇的大學生，他不同沫若，並沒有苦悶，他有耐心地寫作小說之熱心。他的小說平易而通俗。

新文學運動渡海回國，就開始文學運動，有指摘誤譯，有新穎詩作，此間資平的通俗小說最能入一般青年。

現在想起來，創造社一輩人，都在高校飽讀歐洲古典及思想，社會的素養也很高興，留日時期又異常的長，他們渡海回來看國內情形，見歐洲回來者不過能談話讀報紙，希臘拉丁文不及他們，連哥德都弄不清楚，自命德國回來者譯 Laube 成

爲樹葉子，「烏籠中有一羣雞」(?)等話，因此大大的在攻擊歐洲回來的人了。這時期資平用他的不很高雅的中國文，默默寫着小說，大家並不說他好，一方面不供給理想給資平，一方面不利用資平的通俗性去得通俗大衆，僅在獲取意識青年，這是一個錯誤。

爲了這個緣故，資平從創造社收回他的版權去了，誰都怪他的金錢主義，意識青年跟上來，使得忘去不中用大衆，不能包含得很大，留長久的生命，仍不免我國小團體主義的缺點，不過創造社之所以發達，也從小團體而開始，倒也不可忘的。

二 何 畏

稍過幾年，進一高者爲何畏及劉侃元，何畏戴一副近視眼鏡，走路對前直衝，腦力異常之好，讀文科，愛一少女，這少女住在中國公使館，可是不是使館官僚之小姐，却是一個裁縫師女兒，因爲那時中日往來不便，使館中帶有裁縫師之故，有一次我與何畏走過公使館，他說進去看看她罷，兩人就進去，走到她家之前，我們兩人在門外小便，然後進去，聽見小便之聲音，他們已曉得有人來了，談了一會即回來，少女十分美麗，不過不是文學少女，對於何畏不能十分理解，仍有中國一般

小姐的風氣，能十分看懂戀愛，何畏正在弄美學，讀Verlaine的詩，所以情書之中無非寫些這種文字，這種情書使小姐莫明何畏其妙，爲她一時悲觀，一時樂觀，我們朋友也急起來了，後來他換美學爲社會學，畢業了後兩人結婚。

何畏，創造之「上海幻想曲」是他的作品之一標本，

上海幻想曲：

1. 赭色的波濤寫；

風，微眠，

淡紫和淡紅，

描如意在淡粉的天空。……

2. 「祖國」……呵「祖國！」——

土音驚破了我的夢曉……

只見——

各世界的強盜和小賊

從各世界打劫了財物，

都涵集到這永借的巢窟。……

3. 電光叫鞭一揪，

春性的貓聲四竄；

紅頭黑炭一吼
幾百羣喪家狗
東奔西走……

- 4, 上海——中華第一大商場！
我要送Pokes 一個黑徽章，
他替支那人和洋狗造了一個花烟間。
上海！我要做一曲怎樣的弔亡歌，
貼在你火葬場的門背後？

可惜他不久就廣東去當大學教授而不回上海來了，因為他的學識很可以引大學生之信仰，即成爲紅教授，不過他的學說，究章向那，與劉侃元一樣一直不易理解。

三 田 漢

劇戲愛好家爲田漢，他學在高師，他愛劇戲，沒有什麼羅曼不羅曼，他愛實行演劇，他理解老式戲及文明戲等之一切，在日本時已在留學生界中演過好幾次，後來投戲稿於創造，「咖啡店之一夜」等，他的戲當然願到演出效果的，不過精神就往往不肯接受到創造的精神。

田漢是個美男子，他與夫人同在日本，所以不像別人的天

天想念中國或文學，綽綽的在過樂天生活，寫日記叫薔薇之路，可是那不過是沫若所謂襁褓之路，不久鬧出一次戀愛問題，回國後辦南國月刊，不發出衝突而離開創造社，在南國社中，聞有桃色事件，不過我不知道。

四 鄭伯奇

鄭伯奇遲幾年入一高，在京都大學聽講的是心理學，恐怕他的心理，成就不可以算好，或許可以說帝大系許多文人中，論專攻成就順序要是：醫學之陶晶孫，社會學的何畏，均能以本行吃飯，其次為醫學之郭沫若及張資平的地質學，其次為造兵成仿吾經濟郁達夫心理鄭伯奇都不能應用專攻科目了。

或許因為伯奇遲到上海一點，或須因為他意識地要成文學家，或許因為他是老輩人之末一人，或許因為他膽小氣小一點，雖說他到日本之某大雜誌社去練習過編輯雜誌而回來，那種大資本及讀者層在中國是找不到的，所以他的文獻書房也沒有能夠成立而散，不過他的胆小，可以不誤他於過分的勇敢而出毛病。

五 徐祖正

日本伊豆半島，海濱且有山，溫暖，產生柑橋之處，我們

留學生，誰都沒有錢，不敢到那種地方去旅行。

在那個時代，我們可以發見徐祖正在學文學，因為他多苦悶，他遍遊着那種地方，他的伊豆的歌：（很對不起他，我抄寄着一段）

呀，神經質的海！
請你暫時莫如此澎湃。
滿胸，我含着的悲哀，
也要像你澎湃。

他的日本舊都之歌：

呀！聽呀！那Violin 底芳香音調！

——
有個沉默的憂鬱的青年經過，
——

他的湯田川村的詩：

消了我多少愁悶復了我多少天真，
此外更發見一個很可追懷的人。

這都是創造第四期的詩，創造的新羅曼主義期待着他很多，可是他回國時，沒有到上海，直到北京去了，他在創造上的

文字雖說不多，他是創造社可以愛敬的一個人。

六 穆木天

如果閉目一想，把所有創造同人的羣像合成一個，那麼還要一個完全的新羅曼主義，如果放散，却是一個個還不過是一個人。

木天到上海，已經是比較後期，因為他先到北京的緣故，他是一個放浪詩人，不過他的神經比較徐祖正，正是對極點，他很鎮定的。他在北京和一女學生戀愛而結婚了，可是到了上海，他的夫人不幸生了精神病，在大家爲他送她到精神病院之後，後來又聽見他同別的女子結婚了，這一點我倒不十分確實，雖說她的夫人倒來到我家訴過木天怎樣不理會她，不過木天看起來，不過他有放浪性罷了，詩作不多，常用東北口音，「兒」「兒」的訥辯論着，創造羣像中不可缺之一個。

七 張定璜

羣像之一不可忘去張定璜，他的小說不過有一篇，可是他對於創造之文字體裁標點都有意見寫到上海來，這雖說因爲那時候正是日本之新羅曼派流行之模倣，再也是他個人生活趣味，但同時也表示創造社對於文學革命上，採用白話，不忘美，

打破因循，試作，橫寫，排除老句子，排字寫字都不忘去美的表現。張定璜在京都帝大，適有大學教授來，隨即到北京去。可是現在，我們却不知他的去向，不，他不給我們知他的去向罷了。

八 龔冰廬

忘去誰替我說，在創造社的三樓上，他說我國內的新青年，有個叫龔冰廬，不久會來，你可以看見他，其他幾個人，却是有稿子而看不到人的。因此我也留心的看他了，有一天見到，一個很高興談話有勁的年輕人。後來知道，凡如逢到國外習慣，他的意見常同我不符，的確他不曾是個新羅曼主義的，可是他的批評，常常出我意外，如果我要看我國青年的思想，我只要去同他談論一下就好了，他一定下一個異常地神經過敏的判斷，我也從此對於我國青年下一個凡是我國年輕人是多懷疑，愛用異常的方法，不用思索及素養來幹事的，同時，他的理解及觀察力的確是好，如用適者生存的話來講，的確創造社的新羅曼主義是產生在日本，移植到中國，這衰弱美麗的花，不敢愛我國的風土，譬如這花爲合羣之花，一個個花叢唯一個花托上而開花，取其一朵就只能成花的。

我從他得到這種教訓，所以我常敲他的意見的。

未了，還有幾個人應該寫而還沒有寫，此刻光寫到創造社爲找出路而脫去新羅曼之衣裳，將改戎衣時之人們，別的機會，大概還會給我寫還有幾個人。

（本文原不必寫的，自己說不要多談創造社而自己來胡談，對舊友有罪，騙我寫的記者可是逃避去了。）

烹 齋 雜 記

(二十五)

三十年前，日俄戰爭結束，正是世界平靜之時，我坐輪船出洋留學，輪船舊而小，波浪大，化了好幾天，纔到異邦。從此我讀很多年的書。文學，數學，哲學，使我知識豐富起來。

三十年後，我送兒子坐輪留學，我站在碼頭上，一直等到輪船最高的桅頭上一個圓球隱於屋頂而不見。此番的輪船大而堅固，不怕波浪，可是正值戰爭之時，令我憶起愛麗斯開利女士的詩來了。

在十歲之時，吾弟坐船而放洋了。

吾弟明眸膽大，有金色的髮。

我送他的船，直至遠出海港，轉灣而不見。

可是至今沒有人通報我那船之行跡。

果然如此，如果他的船在海上遭難了。

那麼他的金髮會燦然照着海波如太陽。

吾兒有和藹之性情，細緻之思索，果能達到彼岸，那麼他也定會學着細緻之科學，宇宙之理，人性之作品，也會變成內心豐富之人物，而也會有最好之女子愛上他。



創造三年

（本文爲贈呈日本豐島與志雄氏而寫，他前天來上海，要研究創造社的業績，我勸他讀「創造十年」，後來我回到上海，他已經不在了，覺得他真摯地問我們，應該給他回答，因此簡單寫成這一段文字。）

（一）

一九二二年二月，

「創造」 第一卷 第一期

出版，登載創作的作家有沫若，資平，田漢，仿吾，怡庵，達夫。編者達夫，封面橫書，內容縱書，泰東出版，此時同人大都還沒有渡海回國。

一九二二年九月，第二期出版，創作有晶孫，沫若，達夫，仿吾，田漢，資平，爲法，業初，均吾。全書橫排，沫若編輯。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第三期出版，創作有沫若，木天，資平，蔭固，晶係，家驊，光燾，達夫，何畏，仿吾。仿吾編輯。

一九二三年一月，第四期雪萊紀念號，創作有沫若，資平，達夫，邦傑，一多，實秋，冷玲，定瓚，友鸞，祖正，蔭固。仿吾編輯。

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間，出第二卷第一二期，手頭沒有雜誌，此刻不能記錄。

沫若的「創造十年」，資平的「曙新期創造社」，都沒有論創造季刊的作家及作品，所以我在此地注重這一點，並指稱說，創造社初期同人作品之精華都在這三年間六本創造之中。

使得產生這一批文學同人，不可疑的是他們的日本留學，和日本文學界的影響（可是並不是日本文學或日本文學作家的影響），日本文學界的影響之中，學校功課的影響，大都在資平沫若同我的文章中有記述，一般文學界的影響，「創造十年」和「曙新期」中，雙方都有記錄散見，而此刻我也要來補充些。

使得這一批同人結合，第一在他們的沒出息。當時大部日本留學生，仍免不了有科舉思想，以爲得了文憑回國可獵官，他們見弄文學者，以爲你們不務正業，僅和下女調笑，說戀愛，算什麼東西。可是這一輩子，愛讀日本文學界當時爲西洋哲學文學而進步的許多文藝作品，他們的內容却很豐富（但沒有及到美術及音樂）。第二點要舉沫若的組織力，他是感受力很大的人，有熱情的人，他起初也是個素朴愛國者，他的牧羊之歌把他表示。他和達夫一樣，素養很高，加以他學醫學，對於科學的分析不會錯誤。他一次從九州福岡旅行到東京，找到資平田漢達夫仿吾祖正侃元定瓚何畏伯奇等，商量出版創造，因爲這些人內容的介紹同時爲創造社精神的介紹，所以在此地仍從人說起。

資平在學地質學，他是個實際家，他曉得地質學要是他的立身用具，但他並不會鑽營，也不會在未畢業之前已經找到高就之路，看見沫若來談創作小說，他正好來試他的餘技，他的餘技就是長篇小說，他並不用功哲學及外國文學，所以能夠靠他的實際性寫出通俗文學，我看不起他的小說，說太卑俗，可

是沫若一直相信他是真正會寫小說者，直至後來在上海同他不好爲止。

田漢是愛戲劇者，和資平一樣，很有通俗性，也不用功於哲學及西文，專門在弄他的演劇，因他缺指導性，快將落伍就趕急追上來。他和資平兩個人，見沫若有意弄文學雜誌，因爲他們有把握能多產，所以就即答應跟上來。

達夫原是文學上天才，他精通英德俄等一切文學，並不多弄哲學及全不弄科學，又通中國古典而不溺其中，自己在生活於羅曼性中，但不像沫若之有苦悶，可以說是新羅曼主義生活之標本。有一次沫若召集開會，勸他不要上北京去，問他說你去了以後創造雜誌怎樣，他說「停辦好了」，這句話給沫若長嘆，這可表示他的性格。

仿吾是天生的書記長，他是被養着等有差司的樣子，見有沫若來組織，他就能全幅合上了。祖正是個不多響的人，他是文學家，他的生活不是作家或藝術家，當然他的一二詩作是很優秀的。侃元答應合作，但沒有作品，此刻不論；定璜也可以說是文學家，不久不但寫作，連文學家的工作亦停止，可以說是個英國式 Gentleman 。

何畏的社會批評高於他的文藝，雖說有他的很痛快的「上海幻想曲」，但是他不能久留在創造社。

沫若從東京京都之旅行回來，對我說，這一次有很多成績，現在有把握出一個創作雜誌了，他要同我講上文學論，可是我多不響，因為我對文學文藝沒有很多主張，我的生活從初至尾僅有一個 Sehnsucht，我並沒有沫若的 Leidenschaft，不像達夫之生活在實行新羅曼，不像資平之能多產適合社會之新文體作品，我小小的自己在寫小說，不敢參加沫若之組織什麼東西。

原來我到福岡，比沫若遲一年，不久有個同學，他說我們此地有一個特別人物，也和你一樣，有點古怪的，現在我來介紹你。從此我初次見沫若，後來沫若來看我，我的房間不像別人，進來可見者只有數理的書籍，醫學的書籍在衣櫥之中，文學的東西在抽屜之中，有一次，沫若見我的桌上有一段小說，要拿去，結果給他拿去了，後來他說，他不敢開口，如果開口，不得不用讚辭，用讚辭，好像說客氣話來捧人的樣子了。所以我加入同人，怕是在創造發刊的前夜了。

至於沫若自己，他不可以算小說家，他自己也在說，因為

他的組織力及感受力比較大，他的工作多用在那方面去，不過雖說自己說不是小說家，但他寫很平易的身邊事，倒也成很好的小說。

創造的發刊時，沫若說要把新羅曼主義爲創造的主要方針，後來社會都承認創造社爲羅曼主義，但沫若的感受性很大，他不知何故愛起表現主義來了，在這中間，一直到底做新羅曼生活者爲達夫，一直到底寫新羅曼主義作品者爲晶孫，一直到底寫通俗小說者爲資平。

但是對於文體，無可疑的大家在同一道路上，並不相互意識地向平易白話文進行，因爲文體之改進，早已在北京有其提倡及實踐，創造同人不過再來加一個美罷了，至於定璜寫信中說到印刷上之美，那也可以表示字句之精練，在那個時候創造同人很用工夫。

(二)

大家渡海回國了，回國時候的情形各有不同，達夫像個酒客，所以還沒有畢業他已經在安慶做教授，一下子又回來，在上海編一期創造，不久到北京去做教授了。沫若一次到上海去

編第二期，回來又同晶孫同考畢業醫學，這時候仿吾却很忠實的在上海編第三期創造。

創造四期編完，一九二三年後，除晶孫反向日本的東北去之外，同人都已渡海回國，不過這時候沫若的同人組織工作沒有局限於留日回去的少數人，不把他結合起來，反想加入中國全文壇，並吸引新人。原來創造社並沒有同人合議之制，不採用團體組織，隨便什麼人可以加入，不過新加入者不多，而分化者漸生。

在這時候，中國的情形當然有很多奇怪事體，沫若有領袖性，不肯成爲學藝雜誌之附錄品，不肯成爲大博士之下人，不肯成爲大學教授等等，同人的作品傾向各有不同，而創造的指導精神也有變化，因回國後國內影響漸漸加重，不能把大家在創造之一點合一，那麼初期同人就漸漸分離。

不害感情而去者有祖正定璜等，當然他們也可說原來沒有參加，此刻說他「去」，或許不對。何畏一度同晶孫同上岸上海，同到民厚南里去看編輯部，見仿吾及沫若，後又折回，何畏後來到廣東去了。田漢是第一個離開創造社者，因爲他自辦的南國社很興隆之故。第二個離開者爲達夫，達夫離開之時，

和沫若略爲有些文字上記錄，大概不外於達夫之羅曼生活和沫若的進取主義所結果。

後來創造社出版創造日，創造週刊，創造月刊，有出版部，出版叢書等等，這時期，資平的小說因爲很過俗，所以版稅可得很多，但不久沫若的感受性給他轉向革命文學，老同人已散，只有新進加入，那麼在一瞬時間，陸續要清算舊思想，因此最後留着的資平也把他的版權一概帶出去，另開書店了，舊同人除了晶孫還在日本之外，已經都不在內，上海社內有京都回來的許多主力同人之外，還有獨清伯奇木天白薇在。

(三)

到現在追憶創造社，我們可以想到說，他的主要成立力量在日本留學，但因爲社內或社會不能給這些同人生活於文學，使各歸各須要去做職業，而社內的組織沒有給大家創作之一項下合一，結果分散了。又爲了沫若的感受性，大家沒有像某種團體，特如日本之白樺派似的有一個主力，這也使大家分散的。在國內，有文學研究會，各種文士，文學界對創造社的進攻或創造社對外面之進攻，雖把創造社之立場提高，但也給他

短命的，京都的同人回來，因此進行革命文學，有其時代性，當然不是不妥當，不過因此弄得不能留着一個研究文體，研究通俗文學之機會，那是大眾獲得上之缺點。

不過，我們再從新文學運動立場，不像「創造十年」的詳細，不從他的組織者立場，以文學史的立場來說，要說，新文學運動先在北京之大學教授開始，他們的功績在白話文之普及，但因他們不再從事創作，就由日本回來的創造社來從事圓熟文體之創作，和進攻保守，保守者結果連牽着而也進步了，此間「語絲」等也可謂進步的文學工作，各種敵手，如強敵魯迅，也是相互牽制地進步的，在這時期，文學革命走上革命文學，是非不論，但在意識青年前進之時，落後文學無人來刺戟改良，雖有達夫晶孫的大眾文藝，但是羅曼者多不肯執拗地繼續，因為俯就大眾要受指彈。因此結果他們不能收編大眾。至於現在的大眾文學，成爲沒有指導力之通俗文學，全無理想，卑俗已極，這是風雅文學者所忘去者，文學往往離開大眾而失敗，往往走入大眾而失敗。

關於中期創造社的歷史，通俗文學之出路，特別的機會。

烹 齋 雜 記

(二十六)

文學家的任務雖說我不大曉得，不過大概他們爲了很知道人性因此描寫人間社會。他們的認識廣汎而清楚，他們的作品往往成爲社會的前驅。他們喜歡走入社會而客觀地視察，所以他們多有少放縱的地方，我們可以加以寬容。他們把對於人類國家的熱情隱在裏面，如把他掛在面上，則失去他們的面目。有人太澈底深入了社會，因比變成消極，甚至於頹唐。不過頹唐者往往不會寫作品。僅有不忘回去寫作品者，可成爲文學家。弄筆不知人性者，不能寫作品。

抱 歉 日 記

十一月一日，院子裏的一顆小菊花總算開了幾朵小花，讓陳長衡的走頭無路的人口論，嘆了一口氣，到了薄暮，坐公共汽車，看見有一個青年上來，開着一本新出版的文友看。我想着大概這一期上面會有我和內山氏的座談會了，可是沒有等到他翻着，這個青年下車去了。

十一月二日，早晨走到內山書店，漫談幾句，告他說文友出版了，還沒有看見，他馬上叫店員去拿，可是沒有，他就命店員說：「打電話文友去鬧，我們店裏怎麼不先送來」。從內山書店出去，走過報攤前面，可是忘去文友了，夕刻，又到內山書店，老板說：

「喂，關於大東亞文學大會我們講過麼？好像沒有講過什麼。」

他交給我一本文友，我說：

「如果文章裏寫着，那一定講過的了。」

我就開出來一看，忽的，我發見一句文章叫「不中用的人

出席，結果就成爲不中用的了」我想：

「那不行，那大家要誤會了。」

我回到家裏，就想着，那麼先寫一封信給隨便那一位罷，可是我所知道的，出席大東亞文學大會的人只有丘石木，柳雨生兩位，及見過一次面的予且關露兩先生，後面兩位不知道地址，前面兩位送信去太遠，因此想着可托林廣吉先生轉信給柳雨生先生，於是趕出幾段文章，送到林先生家裏。他不在。

十一月三日早，接到一個老友來信說：「你的魯迅的文章看見了，隨園坊日記也看見了，你一刻兒成小了頭，一刻兒成老朽，變化太快。」

我想，他仍舊把我的老朽兩字解釋爲老輩了，我的老朽文獻在申報月刊：

「我又發見，這些老朽，因爲洗不清他的古董氣，所以應該抹消他們，可是在二十歲青年欲舉斧頭之前，他們已酥癱倒地了。

不過如果你給兩三個老朽集會，他們定會談論如舊，往年青年的思想，仍然隨口而出，因此我又發見，他們又似乎不老朽。

老朽不好驚動他們，老朽一受驚，怕要沒氣了。」

我此刻，雖說氣還沒有斷，也沒有癱下去，可是已經戰慄發抖了，因為我要想說：「大東亞文學會是要舉些成績的，如果隨便拉幾個不能發揚大東亞合作能力的人，像我與張資平等人去，那不中用的。」這一番好意的話，反而成爲說別人不用，那可以的麼？如果這樣受窘，那就怎樣可以雪冤呢？

我再翻起文友來看，仔細一想，知道這個毛病的病理和病因和病原了。

從前在日本，日本的議員爲了幾句話打起來了，他們就追根究底去找到速記錄了，五個速記者中，三個寫這樣，兩個寫那樣，於是用多數決定。日本的大學教授的講義，學生把他抄記，不屑一字，所以不管理解不理解，記下來再講，記不成的部分成空白。有一個玲瓏學生想，去叫一個速記者來抄一下，可是速記者抄不慣大學教授的文章，康德學說抄成烤的學說。

我有個老友何畏，我佩服他教我很多的社會學說，他用日本話講，他的話好像在吐出一顆一顆石粒，給人感銘不少。至於我的話，我的日本話很多新造，特別到重要地方說得很快，我說：「那個時候日本流行 Eucken, Bergson 的哲學而 Koe-

ber先生被聘為大學教授也是那個時候，他的哲學是師承Hegel的 Hartman 哲學的。我這樣說者，速記者把他留着很多空白了。

我仔細讀了一遍，想，明天要到鄉村去幾天，現在如果不去想一想法子，Eucken, Bergson 不在此地不敢鬧，邱柳兩友不會鬧，可是到過文學大會的還有幾位那邊要去解釋一下的，正好，今天是日本的休日，林廣吉氏大概在家，再去看他。

果然看到了，他說今天有豐島氏來滬，且他們今天可以大家集到，於是我跟他到文化協會。

到文化協會，豐島氏，柳雨生先生，都見到，寫一個啓事，寫一段正誤，送到那兒去呢？中華日報罷。

夕刻，又走上內山氏漫談，他摸出一封信，一個忠實愛讀者寫給他的，彷彿說朱舜水先生在中國也並不看重他，武士道在中國就是豪傑，現時的雜誌多為暴發戶有錢而買，都不能入真正有識者眼中，而第四，我國有與日本人要好而說壞本國人的，而日人中有人與我國人聯絡而害自國人的，我一解釋給他聽了。

我的漫談說：我們招待一個友人來，乃竭力隱蔽家醜，可

是一個親眷來，極力高揚家中紛糾。可是有力量的友人早已看穿我們了，所以如果一個好友來，宜乎不被看穿以前講個實在。我再試作一段漫談說：朱舜水沒出息，沒有像文天祥那樣死，遠避日本，所以誠如此位讀者所說，我國志士太多，及不到表彰朱舜水了，譬如中國美術品在倫敦者頗多，或者孔子廟在日本者並不荒涼，我也想學老青年吳稚暉說，古物古學不妨投入糞缸，將來要的時候去取好了。日本的武士道，西洋的騎士道，中國的俠士，性格都不同，捧讀日本之武士道，不一定說中國沒有中國的俠士。這一點不可以說貴國有之，敝國也一定有之。我却覺得內山老倒很可以談些知己話。因為他和我國人接近而害彼國人，所以日本人之愛被捧者把他叫抗日日本人，而我這個與日本人要好而會在友邦人前說自國人之缺點者，也成爲和平抗日人了，最好我們這種人被抹消，貴國敝國再客氣，那麼不久再可以打仗來解決。

十一月四日，到鄉，農家，麥已出，不像去年的田都乾。

十一月八日，回到上海，看見周化人先生，同他又談及這一件事，分析給他聽，他說『哈哈，那小事，不要緊不要緊』我說，『不，不要緊歸不要緊，事實歸事實』。可是他除了仔

細講給我聽怎樣請六個代表去出席文學會之外，還是非科學的在說「那不要緊，解釋解釋好了。」弄得我這膽小人啼笑都不成。

十一月九日，總算弄到能夠走到文友社了，他們先道一個歉了，可是我又大大的道歉了。

因為第一他們的動機是極好，第二毛病並不是完全在翻譯之上，因為速記者提出的原稿一定是很麻煩的，我也有過經驗，把速記一面翻一面繙是的確一個苦工，我老早要把他投入火爐去了。那麼速記者麼，他全不用前頭部腦筋（前頭部管聯想），光從耳朵進去用手寫出的，我們又不能怪他抄得不好，那麼結果要怪到我了，我誠然不能像趙正平先生在座談會的辦法，閉了目，靜心，慢慢的談一篇大文章，有一個難寫之字，就對速記者訓示一下。畢竟我還是年輕氣急。

我從文友出來，對他們再道了一次歉，我又戰慄發抖，唉，他們誠又爲「待你好反成仇了」（日本諺句）

中午回去，見中華日報上有我的正誤登着。

夜，我想，我已經把老朽宣言在前了，現在好癱了，好斷氣了，森鷗外的「田雞」序文也說：

『止罷，止罷，青年之鉄椎未下之前』那個田鷄，我雖說沒有看見過，可是青年的鉄椎打破大理石田鷄之時，田鷄之血，流滿水盤，我也可以推想。

十一月十日，早，很冷，想，抱歉工作已經十天了，工作已完。的確弄文學者的精神要用在作品之上，作品之形式要更正，作品之精神要支持，支持作品之精神還是要 Sehnsucht（憧憬）和 Leidenschaft（煩惱），Pettenkofer 四十五歲脫離馬戲而成學者，他說：

Der Glaube an etwas Hoeheres, an etwas Ideales, das wir nie zu schauen und nie zu erreichen vermoegen, ist die Quelle aller menschlichen Kultur und aller Fortschrittes.

（大意：人對不易獲到的理想或高超有信仰，才能成爲文化和進步之源泉）

這種信仰才給我們進步。



現代散文隨筆選

太平書局編 「現代散文隨筆選」，是當前不可多得一部好書。全部出於名家的手筆，篇篇具有生動雋永的價值的，是徹底掃除了新文藝腔，或是「新風花雪月」的作風。

說它是有骨子，有詩，既瀟灑，又親切動人都可以的。執筆的作家有知堂、陶亢德、紀果庵、丁諦、柳雨生、蘇青等諸大家。

希望讀者們能加倍的愛護它。作為一冊文藝愛好者的禮物。

定價一百五十元

兩 都 集

紀果庵著 「兩都集」是紀果庵先生創作多年來的精細佳作，他底作品是毋庸再介紹的。

這裏有活潑秀麗的散文，風韻淡泊的小品，瀟灑樸實的隨筆，強韌有力的雜文。篇篇露出作者的正義感，以及火樣的感情。

讀了這部書的人，誰都會激起憤憤與感動的，誰都會引起共鳴的。

定價一百元

黎

明 (曉)

武者小路實篤著 武者小路實篤先生日本文壇上是一個有聲望的人物，過去他的作品底力量有好多是銘刻在中國人的心裏的，魯迅師亦曾介紹譯過他的作品。

「黎明」是他最近完成的名作，這書已震驚了日本文壇，文學與藝術是不應該有着國與國之間的分野。所以我們請張我軍先生譯了出來，介紹於國人之前。使中日兩國民族有心底和感情的交流。

這是一個平凡的故事，描寫一個學生獻身於畫者底一生，可是原作者是有力地寫出他底生涯的偉大，歌頌一個為生命的藝術而創作的巨子，而且還是一部原作者稱心滿意的傑著。

定價六十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牛骨集

\$100.00
定價八十元

著者 陶 晶 孫

發行者 太 平 書 局

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 平 書 局
電話九四九一五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